



詩辯坻序

會也然其如...



同郡陸圻

景宜拜撰

毛子之辯詩也將廣詩于天下也曷為廣之將廣詩

之治于天下也蓋詩以言志志有疆域則詩有規萬

旨有貞淫則曲有倫變善詩者能自澤于弦誦又能

引人於安雅察其升降謹其流失使天下之人皆自

進于雍容夷愉足以宣德意竭忠孝即天下稱邳理

焉此毛子之志也故曰將廣其治于天下也然則辯

詩者何助乎語有之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

不亂辯之始也下此則雕龍詩品辯不一家亦各引

信神明培擊憐戾褒斷抑損大抵可槩見焉沿及近世廸功談藝之錄弇州卮言之編明瑞詩藪之作莫不羅絡古近津梁來葉所謂有龍淵之利乃可議斷割擅淶水之節乃可辨鏗鏘者也予觀毛子天情標遠中抱隄側有詩之質者也其學瀝液羣言馳騁百代每以詩自娛而世亦翕然以詩奉毛氏卽今談詩之異同者亦折衷于毛氏乃毛子爲詩長言之不足又極辯之卿雲八百而後舍人黃門以前靡不斟酌膏腴條列情品反覆窮詰淵然湊微洵詞家之具圃而風賦之都會也然其取辯于坻者何也昔子雲之目

方言曰如鼠坻之與牛場也用則實五稼飽邦民不用遂爲糞壤抵之于道茲毛子乃取義于坻殆莫必其傳耶抑詩有云如京如坻傳云有肉如坻竊以毛子之學高則爲陵大則爲京將以顯盛之名進之何邦民之不飽而屑屑憂糞壤爲矧今毛子之詩旣家弦以諷詠而毛子之辯又戶說以眇論使天下之詩人昭晰而互進皆將雍容夷愉以宣德意而竭忠孝坐臻于邛理是則毛子廣詩之志已矣又何邦民之不飽而屑屑憂糞壤爲也然則廣毛子之志于天下雖以爲治于天下也何不可哉

目錄

卷第一

總論

經

卷第二

逸

漢

卷第三

魏

六朝

卷第四

唐後

雜論

學詩徑錄
詞曲

竟陵詩解駁議
自敘

詩辯坻卷第一

總論

錢唐毛先舒稚黃一名駢字馳黃著

維詩作詁蹟有煩名六藝羣緯義洽理備均以宣其
堙鬱節其波蕩陳美以為訓諷惡以為戒上既足以
彰知貞淫而下亦得婉寓怨譏而亡所諱故迺微之
以詞指深之以義類幹之以風力調之以匏弦質之
以澹括文之以丹彩用之當時感人靈於和平播之
歷禩挹芳流乎無窮所以承在二代者與典謨並傳
沿為變格者垂至今而不廢

詩學流派各有顯家要其鼻祖歸源風雅風雅所衍
流別已夥舉其巨族厥有三支一曰詩二曰騷辭三
曰樂府離騷興于戰國其聲純楚哀誹注泆類出小
雅而詳其堂構不近詩篇雖瓜瓞于古經蓋別子而
稱祖者也後遂寢變爲賦又其流矣樂府興于漢孝
武皇帝曲可弦歌調諧笙磬練日奏于郊禋鷺茄詢
于玉帳蓋以商周雅頌歌法失傳故遣嚴馬之徒維
新厥製已而才人辭士下逮于閭巷閨襜咸各有作
颺流濫焉昔有霍家奴雅留曲闕相逢狹路間燕女
溺志稟酌四詩情亡不有魏晉相承體緒頗雜而並

隸樂府莫之或變然周秦歌謠及鴻鵠騅逝諸作併
采入樂苑者以類相景附云耳至于唐世樂府絕句
爲多而章句俳齊稍同文侯恐卧之響故填詞出焉
爾時但有小令聽者苦盡故宋人之慢調出焉慢調
者長調也金人欲易南腔爲北唱故小變詞法而弦
索調出焉然弦索調在填詞爲長在曲又嫌其短故
元人之套數出焉元曲偏北而不嫺南唱故明興則
引信宋詞拘旋元嗓參伍二製折衷九宮而今南曲
出焉故漢初已彰樂府六朝稍演絕句唐世肇詞宋
時未亡而金已度北曲元未亡而已見南曲要皆萌

芽各入其昭代而始極盛耳斯則樂府之統系是三百篇之支庶也若夫古詩大約以五言爲準何者後代四言率多窘縛附庸三古難起一宗五言西漢則十九河梁東京則伯喈平子建安則子建仲宣魏晉則阮陸陶謝六代翩翩雋儷之風四唐英英律絕之製又既趨近體則七言兼著故其物章比興辭埤麗則調務淵雅旨放清穆蕩樂府之詼藪騷人之怨亂者其惟詩乎若迺詩有變風雅而端木氏又別小大正續傳子謂騷辭樂府大約得于變傳爲多而詩人有作必貴緣夫二南正雅三頌之遺風無邪精義

美萃于斯是則六義之冢嫡元音之大宗也

原系篇

記云白受采故知淡者詩之本色華壯不獲已而有之耳然淡非學詣闕遠不可襲致世有強托爲淡者寒瘠之形立見要與浮華客氣厥病等耳世目情語爲傷雅動矜高蒼此殆非真曉者若閒情一賦見擯昭明十五王昌取呵北海聲響之徒借爲辭柄總是未徹風騷源委耳

曹植始開奇宕頓失漢音陸機篤尚高華竟變魏製潯陽省靜體已非晉骨宣城驚人句實始唐音雲卿延清乃開天之先驅太原東川故大曆之鼻祖工部

老而或失于俚趙宋藉爲幘幪翰林逸而或流于滑
朔元拾爲香草

嚴羽卿云學詩入門須正亦有始基猥雜後能自得
師翻然棄故亦能至道淳于意之受術陽慶是也唐
有康崑崙善琵琶自謂無敵及聞段善本楓青之彈
卽驚駭下拜德宗令以本藝授康段奏曰崑崙本領
邪雜且遣十年不近樂器然後可教後崑崙果盡段
技今詩學染指旣多受病不少畏砭而諱疾護前而
黨同何文士立志不如優伶遠也

詩須博洽然必斂才就格始可言詩亡論詞采卽情
與氣亦弗可溢胸貯幾許一往傾瀉無關才多良由
法少如瓠子弛其正道鉅野汎溢又惡宣房之塞其
孰能不波

古今談詩家其持論大有三弊而世鮮覺悟其失往
往雷聲余當辯之其一則以作詩必有合於古之六
義斯言似已然風雅頌固是分體不必詳論以賦比
興言之此三者是詩人之志蓋卽婦人童兒發口矢
辭非直陳事卽婉轉附物或因感抒述三者之內必
有攸當是凡詩中自有此三義非謂具此三義而後
爲詩成也譬諸樂然有五音耳任舉陶瓦叩之弦索

彈之亦必中宮羽之一音豈謂不爲瑄器者便無音耶自謂詩備六義然後爲佳而牽拘膠盭不勝其敝但有櫛比無復神來又或以莊辭爲備六義殆又不然夫古人作詩取在興象男女以寓忠愛怨誹無妨真正故國風可錄而離騷經辭乃稱不淫不亂詩三百篇大抵言情爲多乃用尚書禮運之義相繩何其固邪卽以麗辭果流佚者但可指爲靡音目爲變聲不可謂外於六義何則就其靡變亦必固自有賦比興耳自斯言出而楚辭樂府盡爲外篇而傅玄豔歌行爲賢於陌上桑李唐一代便當尸祝退之然後晚

唐衰宋之作悉登高坐矣此一弊也漢變而魏魏變而晉調漸入俳法猶抗古六代靡靡氣稍不振矩度斯在何者俳者近拙拙猶存古藻者徵實實猶存古嗣是入唐爲初爲盛麟德乾封間氣魄已見開元而後奇肆跌宕窮姿極情譬猶篆隸流爲行草耳穗跡雲書永言告絕懷古之士猶增欷歔然而談者方誇爲中興謂足高掩六季何邪且近體是唐代所開而研思構彩皆滋潤六朝十四大家概乎沾汜奈何愛唐棣之偏反忘鄂跗之躡躡至古體詩居然醜水之別益無論已此二弊也詩主風骨不尚文彩第設色

欲稍增新變耳自皎然以竊占白雲芳草詆劉李諸
賢而近代亦謂白雪黃金中原紫氣是則誠然然要
非大疵也初盛唐之烏鵲鳳凰南山北斗龍闕鳳城
橫汾宴鎬漢魏人之鳳凰鴛鴦雙鵠鳴雁驚風白日
臚陳竹素覽者初不訝之又如古詩草蟲楊柳便屬
相思駸牡鏘鸞輒施行邁萬年眉壽以爲頌禱於皇
陟降用格神明若持卑辭相格亦復可議要期合律
雖遞襲而不妨乎高苟乖大雅則彌變彌墮于是斯
有彥伯澁體長吉鬼才近如唐六如之俚鄙袁中郎
之佻俊竟陵鍾譚之纖猥亦俱自謂能超象跡之外

不知阿佛未易直枉入諸趣耳此三弊也

三弊篇

詩有八徵可與論人一曰神二曰君子三曰作者四
曰才子五曰小人六曰鄙夫七曰察八曰鼠神者不
設矩矱卒歸于度任舉一物旁通萬象于物無擇而
涉筆成雅于思無豫而往必造微以爲物也是名理
也以爲理也是象趣也攬之莫得而味之有餘求之
也近而卽之也遠神乎神乎胡然而天乎君子者澤
于大雅通于物軌陳辭有常攄情有方材非芳不攬
志非則不吐及情而止使人求之淵乎其有餘怡然
其若可與居推其心也拾國香爲餐而猶畏其汚也

薰祓正襟以占辭而猶畏有口過也是君子者也作者攬羣材通正變以才裁物以氣命才以法馭氣以不測用法其用古人之法猶我法也猶假八音以奏曲鍾石之韻往而吾中情畢得達焉故其詩如奇雲霏霧而非炫也如震霆之疾驚而非外強也澹乎若洞庭之微波而不竭其瀾也中閱而已矣是作者也才子者有情有才亦假法以範之時有過差時或不及殆其當也則爲雅馴不可爲昌言分有偏至不能兼也法有一體不能合也然而氣必清明辭必周澤斯稱才子矣小人者法不勝才才不勝情注辭如傾

抒憤如盈務竭而無後慮其小人心聲乎故其詩若濟若爭若詭若暱雖羅畢于豐翰而不可爲飾君子視之並器不入鄙夫者窘乎材者也乃欲自見故匿質而昭文中亡情而索辭辭孱則假于物輔故取物也不以益中以塗茨外趨起睥睨冀無窺者故其語散而不貫氣時張而時萎思不盈尺辭聯尋丈使人厭之瘵者病也望之膚立按之無脉如呻吟之音雖長逾促謂之細甚是曰詩瘵鼠也者小而善竊狡而不能爲物害故以取喻爲詩者是強解事人也未能知之先欲言之襲彼之語以市于此矛盾而不恤

被攻而無怍色倚撫無當聒而不休操筆迴惑猶廁
鼠之見人犬而數驚恐也是曰詩鼠審聲詩之士以
是八徵參驗無失則可以觀人矣爲詩者慎以自驗
務治其中心而底于純可以無跌匪曰文章至道寓
焉余故詳著之於篇

八徵篇

欲披其文先昭其質故觀者因文而徵情作者原志
以吐辭則惟詩不可以爲僞也洞貫古籍曲盡擬議
非以役物求自見本質耳譬諸以火煨金以魚濯錦
知魚火之借資識古人爲津筏是故神明秀練者其
言芳以潔意廣識通者其言疏以遠悽激內含者其

言抑以凌不見歆趨者其言靜以立縈紆恬汰者其
言微以長光華隱曜者其言清以典內業旣昭本質
斯呈欲學夫詩先求其心故歌之而可以觀志弦之
而可以見形若夫內無昭質而鬱暢菁華胸本柴棘
而放詞爲高斯如鑿黃火翠茹蘆練染不能飾美適
足彰其爲賤工也

抑有齋求復古不知通變譬之書家妙于臨模不自
見筆斯爲弱手未同盜俠何則亦猶孺子行步定須
提携離便僵仆故孺子依人不爲盜力博文依古不
爲盜才作者至此勿忘自強然而有充養之理無助

長之法也

詩固不可率爾下字然當使法格融渾雖有字法生于自然自宋人詩眼之說摘次唐人一二字酷欲倣效不能益工祇見醜耳

高手下語唯恐意露卑手下語唯恐意不露高手遣調唯恐過于甘口卑手反之此古近高下之由判也鄙人之論云詩以寫發性靈耳值憂喜悲愉宜縱懷吐辭斬快吾意真詩乃見若模擬標格拘忌聲調則爲古所域性靈斯掩幾亡詩矣予案是說非也標格聲調古人以寫性靈之具也由之斯中隱畢達廢之

則辭理自乖夫古人之傳者精于立言爲多取彼之精以遇吾心法由彼立矧自我成柯則不遠彼我奚間此如唱歌又如音樂高下徐疾豫有定律案節而奏自足怡神聞其音者歌哭衽舞有不知其然者政以聲律節奏之妙耳倘啓唇縱恣戛擊任手砰磅伊亞自爲起闕奏之者無節則聆之者不訢欲寫性靈豈復得耶離朱之察不廢璣衡夔曠之聰不斥琯律雖法度爲借資實明聰之由又藉物見智神明逾新標格聲調何以異此鄙人之論又云夫詩必自關門戶以成一家倘蹈前轍何由特立此又非也上溯玄

始以迄近代體既屢變備極範圍後來作者予心我先卽有敏手何由創發此如藻采錯炫不出五色之正間爰象遞變不離八卦之奇偶出此則入彼遠吉則趨凶借如萬曆以來文凡幾變詩復幾更哆口高談皆欲阿佛然而文尚雋韵者則黃蘇小品談真率者近施羅演義詩之佻褻者倣吳歌之昵昵齷齪者拾學究之餘潘嗤笑軒冕甘側輿臺未餐霞露已飶糞壤旁蹊躑躅曾何出奇咕咕喋喋伎倆頗見豈若思古訓以自淑求高曾之規矩耶若乃借旨釀蜜取喻鎔金因變成化理自非誣然採取炊冶功必先之

自然之效罕能坐獲要亦始于稽古終于日新巴論

經

詩有賦比興然三義初無定例如關雎毛傳朱傳俱以爲興然取其摯而有別卽可謂比取因所見感而作詩卽可爲賦必持一義殊乖通識唯小序但唱大指義無偏卽詞致該簡斯得之矣

戴君恩讀風臆評云葛覃題伏章中爲絺爲綌是也却退一步先寫中谷始生時景物三章虛設歸寧一段認爲實境便自味索國君夫人歸寧亦何至浣洗煩擱若里媪耶

韓文注謂兔置魚麗隔句用韻然愚以爲恐屬偶爾漢廣不可休息息字當是思字之誤

采蘋戴君恩云前連用五于以字犇放迅快莫可遏末忽接誰其尸之有齊季女萬壑飛流突然一注又云詩本美季女俗筆定從季女賦起且敘事絮絮詳悉至點季女只二語便了尤奇

戴云行露妙于用反又云首章如游魚啣鉤而出淵二三如翰鳥披雲而下墜

邶柏舟二章先言心不可轉次及容止見非徒內志方嚴卽貌亦未嘗有失色失笑之嫌卽從朱氏作婦

人解亦佳

燕燕戴云一二三都虛敘四纔實點亦是倒法與采蘋略同

子美詩別離已昨日因見古人情是因我而獲古人之心自綠衣篇末句化出而稍變其意意味便長

凱風鍾惺伯敬云棘心棘薪易一字而意各入妙用筆之工若此先舒以首章南心相叶天勞相叶次章南善不韻薪人相叶用韻之變若此

谷風送畿正當與唾井對一厚一薄而三章反以涇自比以渭比新可謂怨而不妬

泉水戴云有懷于衛詩之題也。下但藉以寫其極思。蜃樓海市。出有入無。詩人用虛之妙。君子偕老。鍾惺云。後二章只反覆嘆咏其美。更不補不淑。古人文章含蓄映帶之妙。玼兮玼兮。三章寫美人驚豔。便是宋玉二招之祖。而中通兩句爲一處。七字成韻法。亦相類也。氓之蚩蚩。中着桑未落。桑落兩段。妙有吞吐之趣。若首章後。徑接三歲爲婦。便率直乏態矣。王揚之水。孫鑛文融云。本怨戍申。却以不戍申爲辭。何其婉妙。

載儉歇。猶鳳洲謂其太拙。月峰賞其饒態。然禹貢惟箇籜。桔招。覓倚沼。哇瀛句。政相類。自是古人恒調。不足致譏。亦無庸深嘆。

蒹葭華亭陳臥子先生云。此秦人思周之詩。

常棣俗筆。必先從和樂敘。至急難。便乏味。又宋蘇子美報韓持國書。引詩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兄弟以恩急難。必相拯。揀後章曰。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謂朋友尚義。安寧之時。以禮義相琢磨。亦詩之別解也。

天保鍾云。九如字。筆端鼓舞。奇妙先舒。案九如句法。

長短參差極錯綜之妙而中更着吉蠲神弔兩章尤見篇法變化

五日爲期六日不詹鄭箋謂是五月之日六月之日此頗近理若止差一日何詎極思幽風一之日二之日亦是隔月敘也

采綠後二章上雙言狩釣下只承釣是古文不拘處後代詩人亦用此法如杜詩學業醇儒富詞華哲匠能下云筆飛鸞聳立章罷鳳騫騰亦卑承次句耳

文王七章語相承而下便是陳思白馬靈運酬弟所祖唐初歌行猶存遺法如長安大道連狹斜等篇是

也

大明頌二母而末及尚父邑姜已在其中蓋芝本醴源文詞之妙所謂意到而筆不到耳

思齊本頌文王却及其祖母與母及妻耳然妙在先出太任逆及太姜凡手當從祖母順敘下無復詞致皇矣孫云長篇繁敘却有精語爲之骨有濃語爲之色又云首章是走勢故次章用緩排語承之一直一橫政是節奏

無矢我陵四句未能有其物而皆已爲我有矣此四語似是文王誓師之詞不無稍加夸大如後世檄敵

者然

俾晝作夜。不曰俾夜作晝。造語妙甚。此與綢直如髮同。非倒句也。乃倒意也。檀弓喪冠之反吉。非古句意。亦同。古文多有之。唐李賀有夜飲朝眠曲。或時君有是事故云爾耶。

人有土田章四之字爲語詞。當以有收相叶。奪說相叶。迺是隔句韻也。

哲婦傾城李延年歌。一顧傾人城。出此便渾然。是漢歌謠語。此以爲刺。而彼以爲勸。殆不侔耳。

孫云振鷺毛傳作興。若亦有斯容。則又是比。益見賦

比興之無定在也。

鍾云載芟前半寫田家景象。有讓畔爭席之意。後忽說向宗廟朝廷。作大文字。筆端變化如此。豳風亦然。而體裁不同。

魯頌史克所作。而班固兩都賦序。臯陶歌。虞奚斯頌。魯王延壽靈光殿賦。奚斯頌。僖歌。其路寢二公皆誤。蓋以闕宮詩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故耳。奚斯但作廟。非作頌也。

闕宮祝僖公。乃云萬有千歲。猶古人臣子皆得稱朕。崇卑之勢不甚懸隔。故臨文不忌如此。

列女傳載莊姜始往齊淫泆冶容傅母乃作碩人之詩予謂莊姜賢女而爲是豈有德耀之心先衣綺傅粉以觀夫子之志耶然觀膚如凝脂等語作傅母所賦似爲得之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列女傳謂息夫人之所作夫人与息君遂同日俱死詩解旣別而事亦與左傳小異

逸

拾遺搜神述異等記巧傅往蹟僞撰詩詞此文士儼氣輯古詩者多不辨往往視爲皇古之作推置前行若皇娥白帝諸篇又黃帝作柁鼓曲曲有猛虎駭鷺

鳥擊龍媒蹠靈夔吼等名無論可笑卽龍媒字出漢天馬歌自是曉然此類不能殫述于是道古豈稱雅馴

皇娥白帝雖後來僞擬而風采古麗音節俊亮自是齊梁佳調非唐以下人所逮

漢沔會流處有石銘云下至水府三十一里相傳秦丞相斯刻石見周氏邛說今逸詩中錄古銘多不載何良俊云李斯從始皇巡遊諸山刻石簡質典雅如三句一韵皆自立體裁不事蹈襲豈元朗未讀薄言采芑之詩耶又云雅頌之後便有宣王石鼓文以爲

僞作則無足云信謂宣王時詩則變雅魯頌多有出于石鼓之後矣

詩藪稱急就三十四章甚類雁門太守等行予案其詞頗不類當用越人渡河梁歌相擬斯酷似之

漢

武帝雅好楚詞莊助朱買臣俱以此得幸瓠子峭刻秋風駘蕩俊語俱自湘纍脫出高帝大風鴻鵠極汪洋自恣英雄籠罩之度終不似武帝詞人本色矣搜神記載李夫人歌云是耶非耶立而望之偏娜娜何冉冉其來遲唐詩選註載李延年歌末云不惜傾

城國佳人難再得皆與外戚傳小異

落葉哀蟬曲輕弱穢蕩決非武帝筆大抵予年拾遺

諸古歌詩多僞擬不止羅袂無聲一篇

白頭吟古辭突然而起忽然而收無句不奇無調不變

婕妤統扇悽怨含蓄綠衣之流也文君白頭悲恨訐直其日月之風乎衛莊姜詩四獨日月一篇太露辭氣不倫恐非其作序云傷已也蓋以遭州吁之難而作其或是歟

胡笳風格俚淺乃中晚唐人劣手所擬不及木蘭尚

數里而詩譜猥稱之。此緣文姬悲憤傳會而作杜老七歌法與相類。然自出其上。

羽林郎兩鬟何窈窕。謂頭上所綰雙髻。髻非兩女子也。

董嬌嬈三段竟作花與人答問。請謝二句。花問彼姝。高秋四句。彼姝答花。秋時四句。花更嘲彼姝。言人反覆不如花也。何時猶言曾幾何時。又時字讀如是字。亦得吾欲竟此曲四句。作者總結花落何飄颻。以上一段緩敘作起。深長婉妙。在漢詩亦自絕少。峴山於忽出於成相詞家談理之鈍者也。

一鬟五百萬兩鬟千萬餘。侈彌姬也。頭上倭墮髻耳中明月珠稱羅敷也。指如削蔥根。口如含珠丹。豔蘭芝也是三貞婦而作者褻咏如此。不妨古雅。在今必當酷忌衛人所爲賦。碩人寧非仲尼所亟錄耶。柴虎臣云三者雖極形容不可謂褻。假令咏閨襜而闌入青樓子夜諸曲。便爲狎渌。應嗣寅云。碩人一詩。詩人私咏若以進之衛莊。固不可。今或贈新婚而譽其妻之美。毋乃傷乎。

病婦行探懷中錢持授。句韵見孤啼索其母抱。句韵弃置勿復道。句韵授叶抱。道古韵也。孤兒行腸月中。

愴欲悲月與肉同古字也

豔歌行故衣誰當補何處當補也新衣誰當綻何處當綻也賴得賢主人代我爲夫組紉耳此閨思之深可謂貞篤然夫婿歸入門時反隱于斜柯而盼之蓋有所猜耳故下復云語卿且勿眄水清石自見婦人必以貞信自持然後可以要其夫鏡歌拉雜摧燒當風揚灰可謂極妬而必以鷄鳴狗吠兄嫂知之自明亦此指耳鷄鳴狗吠卽詩尢也吠意同

沈朗思云豔歌行賴得賢主人覽取爲吾組於韻不協當是組字傳刻誤也組者補縫之義又劉楨贈從弟詩豈不罹凝寒今俗刻皆作羅凝寒亦以字近而相譌耳

孔文舉高明曜雲門遠景灼寒素于時未覩黃初忽漏晉宋

離合作郡姓名詩龍虵之蟄俾也可忘虵字今多作蛇誤

悲憤詩峻直正與孟德蒿里薤露及孔文舉筆氣極似此真東京末流筆也與木蘭詩絕不類子瞻疑之謬矣至出塞先後蔡寬夫詩話駁之甚明無俟余辯古詩二十首行行重行行謫宦思君也青青河畔草

怨不得其君也。青青陵上栢，憤時競逐相羊玩世也。今日良宴會，遇時明良思自奮也。西北有高樓，悲有君無臣，思自効忠也。涉江采芙蓉，放臣思君也。明月皎夜光，怨朋友也。冉冉孤生竹，傷婚姻遲暮也。庭中有奇樹，感別也。迢迢牽牛星，怨君臣意隔不獲自通也。迴車駕言邁，孤臣流放自怨懲也。東城高且長，悲時邁也。燕趙多佳人，戀君也。驅車上東門，傷時速邁也。去者日以疎，小人日進，社稷將墟，賢者觀微而牽于時位，欲去不得也。生年不滿百，傷時逝也。凜凜歲云暮，怨婦思夫，見于夢寐，因自述夢也。孟冬寒氣至。

北風時氣衰，亂也。衆星小，人聚也。蟾兔缺，君道虧也。君雖思舊見，召心銜恩，遇而懼懼于禍，怨思之志也。客從遠方來，孤臣見召，思効厥忠義，同膠漆也。明月何皎皎，傷時將亂，欲遂歸志也。虎臣云詮解亦自有理，但此等不作解，使覽者各會正復佳耳。古詩二十首解唐文宗宮人沈翹翹歌，河滿子有浮雲蔽白日之句，其聲宛轉，上欲獻問曰：汝知之耶？此文選古詩第一首，蓋忠臣爲姦邪所蔽也。迺賜金臂環。南箕不簸，北斗不挹，牽牛不負，軛此自同耳。古詩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軛，箕斗出有餘，故畧用之。牽牛

句作者自造故說意獨詳吳錦雯云改服箱爲負軛作者亦以因兼創耳

錦衾遺洛浦是君有他心故云同袍與我違良人枉駕是夢境不處重闈是覺境惟古歡猶言思舊歡閨人有寒衣之念而游子有錦衾之遺義亦薄矣然終不敢忘至形諸夢寐而猶以昔懷相期可謂忠信矣劉越石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丘謝惠連雖好相如達不同長卿慢此出古詩三五明月滿四五蟾兔缺一而兩之摘詞錯綜法也等而上之則豳風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鷄振羽便是鼻祖漢魏人謠詞析姓

名者尤多如甌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然此等自不必深效唐殷璠英靈集論云沈生雖怪曹生曾無先覺隱侯言之彌遠文中覩此尤爲詫格

僞蘇李錄別十首氣露調疾中有險峭語欲勝河梁當是建安諸子之擬作或以有鳥西南飛太拘沈韻爲疑不知天保之第三第六章及左傳有酒如澆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十蒸筆用自古已然矣古詩采葵莫傷根云云又甘瓜抱苦蒂云云又高田

種小麥云云似梁鼓角橫吹曲古絕句纂砧四句則清商詞也當是誤置漢本

李太白蒼梧山崩湘水竭張文昌菖蒲花開月長滿李長吉七星貫斷姮娥歿俱是決絕語遣詞絕工然饒歌冬雷震震夏雨雪實先開之饒歌語事所或有質渾而爲古三子語理所必無刻畫而近今

漢後皆風人之詩魏後皆詞人之賦雖四始道微而菁華猶未遽竭何也以不墮理窟不縛言筌耳世日杜陵義兼雅頌然末葉弊法頗見權輿逮宋人踵之併今詩之法俱喪慎言哉

樂府古詩相去不遠然大抵古詩以和婉爲旨以詳雅爲緒以典則爲其辭樂府以淫泆悽戾爲旨以變亂爲緒以俳諧詰屈爲其詞古詩色尚清腴其調尚優樂府色尚穠其調尚迅古詩近于三百篇樂府近于楚騷所由蓋異矣

然則樂府非德音邪呈新聲于雅頌之外乃有樂府節變徵于楚辭之餘乃有古詩故古詩尚矣阮嗣宗其邪金氏之幹蠱乎陶元亮其司馬家之別子乎

古樂府掉尾多用今日樂相樂延年萬歲期又延年

壽千秋又別後莫相忘等語有與上意絕不相蒙者此非作者本詞所有蓋是歌工承襲爲祝頌好語隨詞譜入奏于曲終耳觀白頭吟舊曲與晉樂所奏者可見又若置酒高殿上章句小差蒲生我池中魏晉悉異見君前日書正截篇首山川滿目淚沾衣但唱曲亂猶今傳奇入伶人之手亦多所竄削蓋文士屬興操觚叶律恐疵故遞有增損云爾

漢昭黃鵠出于雜記靈帝招商紀于拾遺雜記亡論是否葛洪總是六朝人所撰擣素文木菟園諸賦豈西京之調黃鵠一歌足例僞擬至于子年尤荒唐不

足信清絲流管歌玉鳧齊梁白紵歌中語耳謂兩京有此句乎胡明瑞稱漢世人主多才而艷數諸作爲昔人所給又班書藝文志不載諸賦乃是一證而明瑞反以挂漏少之

古人製樂府有因詞創題者有緣調填曲者創者便詞與題附緣者便題與詞離譬若唐宋人小詞解紅章臺柳雨淋鈴始俱卽事名題後來賦此調者俱自抒情景不復傍倚題事足徵樂府之源流焉

漢人僊詩率多僞托而辭亦往往鄙里至陰長生云黃白旣成貨財千億此等豈神僊口中語耶

趙壹疾邪之篇酈炎見志之咏憤氣俠中無復詩人之致

詩辯坻卷第二

魏

庚溪詩話云魏武魏文父子橫槊賦詩雖道壯抑揚而乏帝王之度余謂漢武秋風之悲不害其雄主隋煬典制之作無採于亡國庚溪此論非通于述作之言矣

却東西門行奇骨駿氣跌宕流轉此曹公五言絕唱也子建獨得其妙而更見神詣遂屢千載昭明錄苦寒而遺此篇良所未解

錢唐毛先舒稚黃著

子桓臨高臺釣竿十五陌上桑俱有阿瞞骨氣至燕歌善哉諸篇深秀婉約便是子桓別開阡陌

明帝淺弱得稱三祖步出夏門行直稍取其父祖詩增衍成篇耳

子建筌篲引驚風飄白日光景馳西流盛時不可再百年忽我適晉樂所奏者易驚風二句置盛時二句後更覺文勢飄動

曹子建言樂而無往非愁言恩而無往非怨真小雅之再變離騷之緒風

妾薄命詞意亦自宋大夫二招來在樂府中則創體

也

魏詩雲散還城邑清晨復來還唐詩定是風光牽宿醉來晨復得幸昆明宋填詞明日重扶殘醉來尋陌上花鈿意若相偷而各用我格俱敷情之秀句

曹植棄婦篇起處迂緩正於此見古法中間莽莽寫去無不極情妙筆何減長門之賦此詩三十四句十七韵耳中重二庭韵二靈韵二寧韵二鳴韵二成韵亦古詩所少

子建黃初以後頗構嫌忌數遭徙國故作吁嗟篇又作怨歌行俱極悲愴謝太傅聞之而泣下沾襟有以

也

繆熙伯爲魏制樂述功德太和云魏家如此那得不
太平鄙俚至此

嵇康秋胡東京遺調也許露促急殊傷淵雅

文帝西北有浮雲一篇極其宕逸苦不能紆徐大抵
子桓短詠便俊大篇多滯不如子建泱泱長句百變
不窮矣

神飈接丹轂輕輦隨風移二句一事下爲上引信耳
又以倒互出之故不覺其複劉越石宣尼悲獲麟西
狩涕孔丘似效此章法不免是疵

子建贈徐幹起四句是比急接志士小人神鋒捷露
良田不雨兼無晚獲膏澤所施長得豐年卽楊惲田
彼南山之意皆出於小雅四月之四章

太史公稱離騷兼好色而不淫怨誹而不亂嗣此者
惟有十九首則平和粹雅幾于無復怨誹好色最後
曹子建近之青樓臨大路高門結重關可謂好色不
淫矣文昌鬱雲興迎風高中天可謂怨誹不亂矣自
非得於風雅之旨其能及此乎

子建樂府怨詩行比七哀多十二句然七哀妍至雅
潔似勝怨詩七步詩四句者詞意簡完然不若六句

之有態

魏人四言仲宣可亞子建獨太廟三頌俞兒諸歌剿襲儻父子建輦舞五章熙伯鼓吹衆曲亦然信乎頌體不易作應制難爲工

西園七子偉長詩品最劣發口凡近人靡不有初想君能終之已自拙手匣鏡上生塵時不可再得句法直可噴飯自君之出矣雖爲擬者所祖終是弱調記室列之下品當矣

古人云酒可忘憂故詩有酌彼金罍微我無酒之句然更有以酒喻憂者黍離中心如醉徐偉長詩憂思

連相屬中心如宿醒

阮元瑜詠史二首收法極有氣勢蓋此體一下斷語便啓惡道矣

休璉質直頗有東京之風

嵇阮並稱嵇詩大不及阮然志節自高答二郭詩豫子匿梁側聶政變其形故君之仇無時能忘二郭贈嵇詩亦云所貴身名存功烈在簡書三仁不齊迹貴在等賢蹤蓋庶殷多士之類非浮沉大將軍門下等比後叔夜卒與禍會有殺身成仁之風豈謂以狂見法耶

阮嗣宗咏懷如浮雲衝飈。碣岬蕩波。舒感倏忽。渺無恒度。

曹孟德如宛馬騁健。揚沙朔風。

子桓風流倚靡如合德。新粧不作妖麗。自然蕩目。

子建嗟峨跌宕。思挾氣生如高山出雲。大海揚波。雖極驚竒。不輕露其變態也。

公幹華逸矯舉最近。思王並稱。曹劉不虛耳。

劉楨贈從弟三首。其人殆耻仕曹氏者。詩中有贊有諷。微意極盡。

子建雜詩猶存擬古之迹。至嗣宗咏懷脫去畦徑。超

然物表。自起自止。旁若無人。阮公風流于茲可想。

嗣宗運際鼎革。故咏懷詞近放蕩。指實悲憤。與嘆銅

駝悲麥秀亦連類之文也。詩中屢引伯夷子房邵平

厥志。瞭焉顏公謂其身事亂朝。文多隱避。尚隔一解。

叔夜詩亦然。但阮志存高蹈。嵇不忘奮身耳。余謂籍

本傳云。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慟哭而

返。數語可為讀阮詩注脚。魏氏春秋云山濤為選曹

郎。舉康自代。康答書拒絕而非薄湯武。此語可為讀

嵇詩注脚。

六朝

詩辭

卷二

五

張茂先詩粗厲少姿制却能存魏骨于將夷傳休奕亦然

王元美評詩彈射命中然論陸機云俳弱機調雖俳而藻思沉麗何渠云弱又潘岳較機力小弱而風趣雋詣乃過之卮言評又相反胡明瑞詩藪云潘陸俱詞勝者陸之才富而潘氣稍雄也亦是承藉大美弊談

石衛尉風流豪俊兼長筆札而流傳無多金谷詩序右軍心折王明君詞亦奇警高蒼不減魏人之製洵稱才子矣

桃葉答獻二歌以直見古以淺見情乃樂府上乘語答團扇雖小遜而風調自遠思致入婉作家所未易辨芳姿白團扇亦復憨趣王氏青衣如此當不數康成家婢云

桃葉芳姿俱有團扇歌而王珉與獻之又同時從兄弟故玉臺以桃葉七寶畫團扇三首爲答夫之辭樂府集又以第三首團扇復團扇爲芳姿之作皆誤耳桃葉芳姿皆王家令婢而芳姿拙速桃葉工遲七寶三篇冶不妨質風致正與桃葉映紅花二篇相類屬桃無疑蓋緣謝有白團扇歌故桃葉屬和一家姬侍

亦復閨閣唱酬題云答團扇歌者答芳姿耳孝穆不
審遂誤以爲答獻之而輯樂府者又緣團扇復團扇
後句云憔悴無復理羞與郎相見却與芳姿改歌顛
顛非昔容羞與郎相見語同更誤此篇作芳姿歌宣
城致疑而不能辯余故詳識之

清商雙行纏云朱絲繫腕繩真如白雪凝非但我言
好衆情共所稱又云新羅繡行纏足跌如春妍他人
不言好獨我知可憐二詩自爲反覆詞意互見亦自
一格

劉伯倫沉冥之士少製韵言北芒一篇亦復磊落矣

千里共明月沒爲長不歸顏謝所以相嘲謔也士衡
君行豈有顧憶君是妾夫抑又甚焉然不足深病者
因拙見古耳

雕龍摘潘岳口澤之瑕未若稱金谷爲靈囿其殆甚
乎詩乘呵靈運在宥之調未若良辰感聖心其殆甚
乎

潘岳悼亡屬思至苦言情至深

正叔才似士衡而無其壯藻似延之而遜其典頗慚
家從矣

迎大駕一篇頗見高華宜爲記室所賞

太冲招隱深穎有神理宜在咏史之上

峭蒨菁蔥間丹鉛餘錄云五言詩用四連綿字前無古後無今不知枇杷橘栗在漢已然而安仁詩周遑忡驚惕五字連綿與左並世此等爲古人留質或不欲以太朴呵之亦胡足深賞柴虎臣云二語並陳安仁似拙太冲較雅

太冲嬌女詩獨以沓拖俚質見工然又非樂府家語自寫本事不厭猥瑣似雅似俳蓋王褒僮約敬通數婦之流也

柴虎臣云張載登成都白菟樓詩猶本日出東南隅

篇用韵魚虞尤三韵相叶揚方合歡亦然當是此三韵相通晉宋以前俱同之

孟陽七哀太莽直

景陽雜詩雖不及子建嗣宗之超而耀豔深婉結構省淨殆過士衡擬古矣獨後昔我資章甫諸作措思庸而設色亦不見奇警

此鄉非吾土述職投邊城二篇大有魏氣

袁彥伯月下咏史獲知鎮西牛渚風流一時勝賞今讀其作調平思鈍率晉人常調耳

仲文九井之作疎于延之幽于平原爽于康樂而兼

撮三公之勝義熙詩人獨見警策矣記室誚其不競何耶

晉宋間陶謝齊名而背馳獨有虛舟縱逸棹一首酷似謝作

靖節好飲不妨其高解者多曲爲辯說亦如解杜詩句句引着每飯不忘君膠繞牽合幾無復理俱足噴飯

淵明詩真處多入俚亦復宜戒

謝康樂去西晉已百數十年而能標準潘陸篤尚鎔裁故稱振起嚴羽儀卿評云靈運徹首尾對句是以

不及建安殊可笑也謝之不爲建安久矣何勞滄浪道

康樂文章出處事與陶異遠公招距亦見差別獨不解作樂府斯同病耳

鮑照代東門行精刻驚挺真堪動魄白紵詞字琢句鍊意致含吐

擬行路難十八首淋漓極盡詞亦矢口當是參軍率爾之作至于今我何時當得然一去永滅入黃泉又愁思忽而至又須臾淹冉零落銷盛年妖豔浮華輩不久亦當詣冢頭又朝悲慘慘遂成滴暮思遶遶最

傷心又聽此愁人兮奈何俱了不成語啓無窮惡道
詩品云惠休淫靡情過其才世遂匹之鮑昭恐商周
矣羊曜璠云是顏公忌昭之文故立休鮑之論余謂
休公婉麗亦復深秀不及明遠者特奇警耳然是伯
仲何詎商周故知中書非盡妬口記室未爲篤論也
惠休江南思垂情向春草知是故鄉人開唐絕之妙
境

靈運志存故國但牽于祿位不能如徵士之高蹈意
欲以祿代耕又義心時激發爲狂躁卒與禍遘節雖
不足稱而志亦有足哀已

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此周任之言而靈運詩云無庸
方周任抱朴子說項曼都詐稱得仙自云仙人以流
霞一杯與我飲之輒不饑渴而簡文詩云流霞抱朴
椀詞家裁句雖不期徵實若此故未可訓

靈運去郡後詩與曩手較稍明暢

靈運鄴中八子詩是擬建安却得太康之調

子建贈白馬韓卿答希叔及二謝兄弟贈酬之作俱
聯絡數章爲一首不可斷裂明遠贈故人馬子喬六
首遂各自成篇

明遠風調警動而始見西南樓夜久膏旣竭二篇獨

容裔唱歎以不盡爲工又其變也

六朝釋子多賦豔詞唐代女冠恒與曲讌要亦弊俗之趨使然也宋鮑令暉有代葛沙門妻郭小玉作詩俱愁思望遠之詞當是葛君棄婦學佛故令暉擬作此詩代爲寄感情符許邁事異鳩摩斯爲足詠矣王融五言俊朗有謝朓之風鍾嶸尺短之喻良所未

解

樂府廣題云蘇小小錢唐名倡也蓋南齊時人西陵在錢唐江之西歌云西陵松柏下是也武杯有西陵此亦一證

前輩雅詞後人酌用無盡末有如淮南王孫春草語沾潤旣多愈出而不厭者也王元長餞謝文學離夜詩云離軒思黃鳥唐陳伯玉詩離堂思琴瑟高達夫只言啼鳥堪求友無那春風欲送行又黃鳥翩翩楊柳垂春風送客使人悲戎昱黃鸝久住渾相識欲別頻啼四五聲俱本于此杼山三偷律值此能無平反桃源勝地元亮五言摩詰七言然敘致了別敬亭名山玄暉長篇太白短句竟風美競爽

茂秦謂澄江淨如練澄淨二字意重欲改爲秋江淨如練元美駁之以爲江澄乃淨余謂二君論俱不然

澄淨實複然古詩名手多不忌此處徐幹蘭華凋復
零阮籍思見客與賓嬌女詩淥水清且澄謝莊夕天
霽晚氣顏延年識密鑿亦洞謝靈運洲縈渚連綿簡
文帝飛棟杏爲梁吳均白酒甜鹽甘如乳卽眺作仍
有地迴聞遙蟬又曾厓寂且寥此類殊多不妨渾朴
要之澄江淨如練眺矚之間景候適轉語俊調圓自
屬佳句耳茂秦欲易澄爲秋亡論與通章春景牴牾
已頓成流薄此茂秦欲以唐法繩古詩固去之遠甚
而元美曲解亦落言筌失作者之妙矣
古來流傳俊句獲賞知音者如大江流日夜如澄江

淨如練如池塘生春艸如空梁落燕泥如鳥鳴山更
幽如風定花猶落如庭草無人隨意綠如紅藥當階
翻如日霽沙嶼明如明月照積雪如思君如流水如
南登灞陵岸如采菊東籬下如隴首秋雲飛如夜雨
滴空堦如露濕寒塘草如高臺多悲風如清晨登隴
首如清暉能娛人如春草秋更綠如霜深高殿寒如
海日生殘夜如芙蓉露下落如氣蒸雲夢澤如唯有
年年秋雁飛如昔日太宗拳毛騮如淚下如綆縻如
楓落吳江冷如夜闌更秉燭皆復驚挺清新金玉其
響味其片言可以入悟至于明月紅藥二語景句兼

美矣州互有譏貶殆是談機所到乃有是言非可据者矣

若夫思發花前內史長價于出聘樓觀滄海考功驚
麗于苦吟長楊高樹見賞登樓寒食飛花得知制誥
亦有誦詩擯于牀下得句厄於土囊季倫兆識于同
歸閨仙流淚于潭影子瞻受擿于螫龍季廸致嫌于
吠犬歷下側目于我輩四溟戕口于泛交或曲非道
絕而事屬雅談連類以推並資捉塵矣

謝玄暉怨情一曲頗自輕舉惟結句似稚却以此定
爲六朝詩筆

情語肇允故原三百大抵雍岐篤貞淇洧煽淫二者
之中仍判棕苦氓蚩啓唾井之源綠衣開宮詞之始
此哀之緒也漢宮蹋臂徵于苜菜楊方同聲亦本弋
雁此愉之端也就茲二情復有二體其一專模情至
不假粉澤搖鳧洞鳧句短情多始于束薪芍藥衍于
九歌暢于清商至填詞而極此一派也其一則鋪張
衣被刻畫看頰藻文雕句寓志于辭則始于碩人偕
老靡于二招流于白紵至元曲而極此一派也李唐
作者不一其途最者右丞聯會真之韵協律奏惱公
之曲檢校開西崑之製承旨發無題之咏飈流符會

餘弄未湮故格有穠穢旨有正變識垂揚摧概云擯
于大雅則無乃拙目之嗤歎情語

河中之水歌人生富貴何所望恨不早嫁東家王言
盧氏富貴如此足矣猶恨不得嫁王侯殆必有所刺
容齋隨筆云有兩莫愁以石城作歌者爲一人洛陽
女兒爲一人樂府解題亦云予謂古石城莫愁始製
莫愁樂二曲蓋女子善歌名流于後故梁武帝河中
之水歌用其人詞家設色類然羅敷桃葉屢見古詩
豈應便是數人或以洛陽爲疑者蓋亦是借景耳唐
詩西園公子名無忌南國佳人字莫愁信謂莫愁復

有洛陽之女則西園之賓豈又果有公子無忌耶
又石城在楚石頭城在吳昔人傳譌遂以莫愁名金
陵之湖故周清真咏金陵詞云莫愁艇子曾繫相襲
之謬也若爲好事舉之又三莫愁矣

叔達早年用武晚更逃禪而詞采之盛又復古帝王
莫比江南弄七曲綿邈新丽合九歌白紵乃有此文
梁元帝巫山巫峽長垂柳復垂楊一作山高巫峽長
此句爲優

十三覃韵古詩少見梁吳孜春閨怨用之觀毛詩節
彼南山首章又亂之初生僭始旣涵亂之又生君子

信讒又泰山巖巖魯邦所詹知覃鹽咸三韵古蓋通用矣

六朝未嫁女子衣皆斜領捉搦歌可憐女子能照影不見其餘見斜領捉搦是胡吹曲斜領或是北朝衣製也柴虎臣云陳江總襍曲但願私情賜斜領恐非未嫁衣飾亦難專屬北朝

子夜悽怨橫吹奇峭各極五言絕句之妙子夜乃是南音橫吹故爲北曲

廣徵補亡調乖四始士衡擬古曲異二漢康樂鄴下之篇類傷繁富德施山王之詠太苦質木自運維艱

而形似匪易故知考城之染翰調美于常均也然自魏以前亦未神合若迺泥陽陌上六季饒歌無取類我之祝應略稱服之譏

考城雜體詩擬司空離情特進侍宴便勝二公至于咏扇云盡作秦王女乘鸞向烟霧雖不必其本調所宜而詞從興生不傍古事語趣飛舉無慙彩筆沈約六憶解衣不待勸不字當是必字諸本皆誤衣一作羅亦從衣爲長

陳後主獨酌謠時陸瑜沈炯俱作之詞頗入俚便是玉川飲茶所祖余少作飲酒詩云陶公非湛飲阮生

豈荒宴誰知樽中趣可稅塵外鞵一酌顏已頽再酌
味尤善三酌塔焉忘無聞亦無見顧視上路人炎飈
沒晨霰夸譽故蠅聲馳驅亦壘戰朱義有從軌金筒
無緩箭何如飲我酒爛醉卧蔥蒨陳暄老糟丘吾與
作親串調雖稍異亦頗步其格漫記於此
樂府題有昔昔鹽及他名鹽者甚多鹽疑當讀作豔
郊特牲流示之禽而鹽諸利鹽亦讀豔蓋古歌多穠
豔者曹孟德樂府雲行雨步一章爲豔蓋是歌名耳
解頤新語解鹽爲好似未然又樂府有名俞者如魏
俞吳俞劍俞子俞弩俞俞當與飲通解頤新語亦解

俞爲善恐亦是誤

西洲曲玉臺作江淹余謂江郎流麗中帶寒澁此作
輕俊或是唐世擬古之作欄干十二曲垂手明如玉
卷簾天自高海水搖空綠自是大曆以後語陳伯玉
五言尚存朴調寧謂蕭梁口吻有是耶

休洗紅二首政是張王樂府本色用修稱其古雅殊
謬矣

焦仲卿漢人奇作木蘭詩齊梁以後之古調也至次
篇木蘭抱杼嗟又緣唧唧復唧唧篇脫出間出長句
句頗近俚及觀結處大作莊語元和長慶後手筆亡

疑世稱樂府長篇寧可並舉耶
唐山備矣實始河洲蜀姬皚如致類黃裏徐淑答夫
義合卷耳班氏咏扇怨均旨蓄情之所洩中符往訓
然耶梁劉氏贈夫詩云粧鉛點黛拂輕紅鳴環動珮
出房櫳看梅復看柳淚滿春衫中非復六義所開而
冶趣欲絕
平原駢整時發雋思一變而爲康樂侯遂闢一家蹊
術亡論對偶精切處肇三謝之端若沈歡難尅興心
亂誰爲理無迹有所匿寂寞聲必沉驚飈寒反信歸
雲難寄音皆客兒佳處所自出也

姬出躍池旣資伊謔榆臘亦放更屬笑端然選詩拙
句殆有甚者陸士衡此思亦何思思君徽與音又曷
爲復以茲曾是懷苦心又親戚弟與兄又偏棲獨隻
翼潘安仁周遑忡驚惕鮑明遠身熱頭且痛張茂先
吏道何其迫窘然坐自拘江文通浪迹無妍蚩然後
君子道散在篇帙不覺鎚拙一經拈出涉筆可憎
士衡之詩才太高意太濃法太整
高譚一何綺蔚若朝霞爛以色喻聲芳氣隨風結哀
響馥若蘭以氣喻聲皆士衡之藻思
士衡靈運才氣略等結撰同方然靈運雋掩其雄士

衡雄掩其雋故後之論者遂無復云謝出于陸耳
子荆零雨舊亦有名自今觀之抄撰南華粗能諧韵
耳

劉太尉詩有孟德之氣子建之骨特密處不似魏人
耳盧郎中覽古滔滔直書亦自勁絕

謝靈運深于造思巧于裁字自命幽奇不由恒轍
何大復嘗稱文靡于隋韓力振之然古文之法亡于
韓詩弱于陶謝力振之然古詩之法亡于謝斯言世
共推其鑒予嘗疑之夫文至魏氏漸啓俳體典午以
後遂爲定制隋卽增華無關創始徐庾先鞭波蕩已

極歸獄楊氏議非平允靖節清思遙屬筋力頽然詩
弱于陶則誠如何說至謂謝力振之而古法更亡于
謝則尤爲謬悠也何者漢魏以來詩少偶句龍躍雲
津駢仗大作此鍾嶸所謂陸機爲太康之英安仁景
陽爲輔是也金行一代蕭畫守之元亮蕭脫爲工此
風於變康樂同時分路矯焉追古觀其穎才通度頗
能跣跑而每抑神雋降就駢整潘陸風流賴以無墜
非如昌黎之文旣革隋唐之響復祧史漢之法者也
且何以建安爲古法則亡其法者責在士衡無關靈
運倘以太康爲古法則存其法者功在靈運豈得云

亡衡決之談莫甚于此又陸詩雄整謝詩抑揚何謂
平原語俳體不俳康樂體語俱俳考其名實酷當易
位片言低昂後來易惑遂令謝客受此長誣此余不
得不爲雪之也

辯何篇

池塘生春草景近標勝清暉能娛人韻遠嗟絕若宣
遠開軒滅華燭白露皓已盈卽景之秀句玄暉春草
秋更綠公子未西歸撫時之雋思文通日暮碧雲合
佳人殊未來託怨之微詞並足流亞矣
寢瘵謝人徒五章用筆處極倣子建白馬篇但彼以
奇變此善婉折

擬魏太子詩云百川赴巨海衆星環北辰開口便氣
色矜動子桓嫵媚之姿那忽有此
康樂秀穎之姿不嫺雄暢擬鄴中八首行墨排鈍無
復宛然幾成壽陵之步至于清論事究萬美話信非
一良遊匪晝夜豈云晚與早了不成語蘭若之羽欲
起排雲竟至鍛翮者固宜然也

世目三謝宣城既是隔代而文筆英暢大爲不倫無
已當躋豫章鼎足爲允才長于法曹氣流于永嘉然
不至改步使得參此坐無失烏衣舊遊之好豈非藝
苑銓衡一快

惠連擣衣詩腰帶准疇昔不知今是非妙在便住
明遠君平獨寂寞身世兩相棄太白君平既棄世世
亦棄君平出此却遜鮑俊

明遠東門行一變一緊節促而意多妙筆當不遜陳
思王

謝靈運語妙古今然有不易學處杪秋尋遠山山遠
行不近不同非一事養疴亦園中大白稗氣尚不畏
墮落至平生疑若人通蔽互相妨理感深情慟定非
識所將又彭薛裁知恥貢公未遺榮或可優貧競豈
足稱達生又矜名道不足適已物可忽幹旋發義去

學究也幾希唯其含吐宛雋而體泐雅質故不嫌耳
鈍手爲之未有不流于議論者作者此處極險自非
伯昏之射未可以足垂二分也

大言小言故屬詩派了語危語亦歸韻文纖纖雜組
詩謎肇端離合姓名拆白緣起又有五平五仄疊數
迴文藥名集句連類莫殫近世復有牙籤湊字八音
限韻正復巧同楮葉戲類棘門文章儼習雅道所戒
獨有子夜雙關不厭當由語質情長不失雅調故耶
庾子山撰著大篇爲古詩之砥柱短句乃近體之先
鞭肝衡昔今其才少儷少陵稱其清新似猶不盡

或曰紬黃組碧潘陸同工而沈秀陸不及潘也瓊柎
玉條顏謝並映而與穎顏不及謝也陰何迭唱然陰
華縝而何遙曠似是背馳曹劉齊名然劉獷狹而曹
閔奇庸乃倍蓰

詩藪云陳隋無論其質卽文無足論者予謂非也夫
江孔軒華隋煬典暢足以殿齊梁之末路啓李唐之
大風

稗官載宋元嘉中會稽趙文韶遇青溪小姑文韶爲
歌草生盤石音韵清暢女令侍婢歌繁霜其詞曰日
暮風吹云云今詩篇多載之艸生盤石歌不傳亦一

六朝逸詩篇名也

康樂石華海月人知合掌尤可異者從斤竹澗越嶺
溪行詩隈隩陁峴厲急陵緬逕復迴轉沉深清淺八
句八用複字風調清軼殊未覺苦古人賞此亦爲名
作乃知晉宋人筆妙當求之行墨外非但不可以近
體相繩而已

滄浪吟卷欲芟謝朓廣平茂陵一聯東越詩藪欲去
蕭瑟笙吹琴奏十字是不解六朝格律者元美謂滄
浪論古詩便鶻突良然茂秦直說直舉胸情頗多妙
悟亦恨其識鑒至唐便止向上議論多憤憤

世並稱三謝然實互有同異祕書無微不抉隱秀絕倫法曹酷欲似兄而才幅苦狹角與字句殊乏微思觀其本色乃在流逸秋懷擣衣是其自運之妙宣城詞鋒壯麗大啓唐音元嘉遺響自朓革之氏源雖同詩派判矣

詩辯坻卷第三

唐後

錢唐毛先舒稚黃著

李于鱗云唐無五言古詩而有其古詩陳子昂以其古詩爲古詩弗取也兩其字竟作唐字解語便坦白子昂用唐人手筆規模古詩故曰弗取蓋謂兩失之耳

子美七言古大澆初唐之朴而于鱗云七言古詩惟子美不失初唐氣格殆所不解

胡應麟詩藪舉文皇帝京允濟盧岳子昂感遇等篇

凡二十餘家謂是六朝之妙詣兩漢之餘波予謂當是三唐之杰構六朝之餘波

岑棘陽慈恩浮圖詩便東冬通用四角二語拙不入古酷為鈍語至秋色從西來蒼然滿關中五陵北原上萬古青濛濛詞意奇工陳隋以上人所不為亦復不辨此處乃見李唐古詩真色

子厚田家會吉甫以比淵明然敘事朴到第去元白一塵耳似不足方柴桑高韻

崔署東林氣微白篇末應有傷此無衣客如何蒙雪霜二句詞味財足

于鱗唐選五言古詩十四首就唐論之既不足以盡其技以為古調又未始不如其無選

沈佺期答魑魅詩魑魅來相問又云影答予他歲是用南華罔兩問影語而易為魑魅崔顥孟門行黃雀啣黃花用楊寶事而易玉環為黃花皆是隱映古事而小變之避常徑也並不當以誤用駁之又如傾城傾國李延年為妹歌也朝為行雲暮為行雨者高唐神女也而劉廷芝傾國傾城漢武帝為雲為雨楚襄王陌上桑羅敷本拒使君而駱賓王羅敷使君千騎歸並是裁染詞色掩映古文

七言歌行雖主氣執然須間出秀語不得全豪敘述情事勿太明直當使參差更附景物乃佳耳唐代盧駱組壯沈宋軒華高岑豪激而近質李杜紆佚而好變元白迤邐而詳盡溫李朦朧而綺密陳其格律校其高下各有箴詣不容斑雜唯張王樂府最爲俚近舉止舒露不足效也

李白鸚鵡洲詩調旣急迅而多複字兼離唐韵當是七言古風耳

殷璠撰河嶽英靈集持論旣美亦工于命詞可以頡頏記室續成詩品惜其所載尚未備人其首敘常建

云一篇盡善者戰餘落日黃軍敗鼓聲死然而深入疆千里似不知句法者李嘉祐禪心超忍辱梵語問多羅中晚語耳殷謂孫許更生未到此境評義若此差爲間然

王子安七言古風能從樂府脫出故宜華不傷質自然高渾矣

希夷公子行風流駘宕有飄雲迴雪之致白頭翁一意紆迴波折入妙佳在更從老說至少年虛寫一段李如璧明月篇用四可憐參差掩映通章篇法調法俱復新妙

太白天縱逸才落筆驚挺其歌行跌宕自喜不閑整
栗唐初規制掃地欲盡矣

太白公無渡河乃從堯禹治水說起迂癡有致然筆
墨率肆無足取焉蜀道難等篇亦然開後人惡道
閨裏佳人年十餘頗有四傑風格差逸宕耳要此等
是太白佳作

扶風歌方敘東犇忽著東方日出二語奇宕入妙此
等乃真太白獨長

金陵酒肆留別山谷云此乃真太白妙處而須溪云
終是太白語別予許須溪知言子

歌行李飄逸而失之輕率杜沈雄而失之粗硬選家
辨其兩短斯爲得之

杜秋風淅淅八句耳然變態至今莫能踰此等章法
子美柝樹嘆亦近粗直然至天意處一斷蒼波老樹
復起作兩層敘便復有致

嘉州輪臺諸作奇姿傑出而風骨渾勁琢句用意俱
極精思殆非子美達夫所及

盛唐歌行高適岑參李頎崔顥四家略同然岑李奇
傑有骨有態高純雄勁崔稍妍琢其高蒼渾朴之氣
則同乎爲盛唐之音也

七言古至右丞氣骨頓弱已逗中唐如衛霍纔堪一
騎將朝廷不數貳師功願得燕弓射天將敢令越甲
鳴吾君極欲作健而風格已夷卽曲借對仗無復渾
勁之致須溪評王嫩復勝老愛忘其醜矣

莊子柳生其左肘柳類是瘡瘍摩詰誤以爲樹老將
行遂云今日垂楊生左肘誤矣

司勳江邊老人愁敘事坦直亦不懈然無復竒出此
等便爲香山長詩之祖

襄陽歌行便已下右丞一格無論高岑崔李也蓋全
用姿勝不復見氣但未及雋語爲能立足耳

龍標七言古氣勢太峻而才幅狹然迅快流爽又一
格也

常建七言古格意輕雋而下語粉繪皆別設雖在盛
唐隱開溫李樂府一派

文房銅雀臺前四句可作五言一絕衍作長調不覺
繁縟便是此君高處

君平長篇天才逸麗興逐筆生復工染綴色澤穠妙
在天寶後文房仲文俱當却席者也

楊衡白紵唐樂府之佳絕者然自齊梁人視之便詞
色輕露矣

王建歌行才思佻淺。便開花間一派。不待溫李諸公也。廷禮品彙未。嫺審格。故中晚多濫收之弊。

仲初佳篇如春詞結句頗有古氣。溫泉宮行含吐有致。亦復情思本。靈至神樹短歌極惡道矣。

仲初白紵二首。冶思波屬。足儷仲師。喜其能不作戒荒及越兵。沼吳等語。乃為近古。一著此等。便落下格。他體亦忌。見正面樂府尤難之耳。

初盛之後。似合有張王。但俗一派。猶明中葉。有袁中郎輩也。

張籍節婦吟亦淺。亦雋。吳宮怨無中生。有得青蓮之

遺餘作。亦有工妙。大抵于結處。正意悉出。慮人不知露出。卑手。

文昌樂府與仲初齊名。然王棍薄而調急。張風流而情永。張為勝矣。

昌黎琴操以文為詩。非絕詣。昔人嘗賞之。過當。未為知音。至其擬越裳操。我祖四方語。奇收斬截。古勁又復渾然。龜山操奇而朴。語意工妙。

韓詩吾欲身為雲。東野變為龍。空同子昔為雲。我作龍。本此然。韓謙而李倨。亦似故欲避其意耳。

嗟哉董生行。學雁門太守然。氣格凡近。不稱石鼓歌。

全以文法爲詩大乖風雅唐音云亡宋響漸逗斯不能無歸獄焉者陋儒哓哓頌韓詩亦震于其名耳大曆以後解樂府遺法者唯李賀一人設色穠妙而詞旨多寓篇外刻於撰語渾于用意中唐樂府人稱張王視此當有郎奴之隔耳致酒行主父賓王作兩層敘本俱引証更作賓主詳略誰謂長吉不深于長篇之法耶元和詩響不振已極唯權文公乃頗見初唐遺構亦一奇也

玉川樓上女兒曲通體妍俊中直緣二句殊贅或錦

帳下徑接我有嬌靨風格差得上張若虛春江潮水篇不著粉澤自有腴姿而纏綿醞藉一意縈紆調法出沒令人不測殆化工之筆哉絕纓歌李頎集無之而文苑英華載爲頎作然輕緩不振決非新鄉筆也

連昌宮詞雖中唐之調然鋪次亦見手筆起數語自古法楊氏諸姨車鬪風陡接明年十月東都破數語過祿山直截見才俗手必將姚宋楊李置此邐迤敘出興廢便自平直爾後相傳六皇帝一句略而有力先爲結語一段伏脉于此復出端正樓數語掩映前

文筆墨飛動後追敘諸相柄用曲終雅奏兼復溯洄
有致姚宋詳揚李略通篇開閤有濃長慶長篇若此
固未易才
子美文章有神交有道雖云深老且起有勢却是露
句宋人宗此等失足耳滔滔一韵未見精工至氣酣
日落以後浮氣乃盡真力始見耳

子美陪王侍御同登東山最高頂宴姚通泉携酒泛
江其詩起四句先將二人敘完次敘登山只二句次
將泛江行爲長篇登山泛江自是俳執一略一詳乃
爾章法已奇至主客是兩長官二十句中以四句了

却意在有無間耳他人于此戀戀悵悵豈能自己
古栢行起六句莽莽疎直故以雲來氣接巫峽長二
微語承之或云氣脉不屬宜有訛已可笑或云二句
當在二千尺下詩之詩矣

太宗餞來濟七律已開以四傑之才竟無一篇何也
無論去與住俱是夢中人中晚劣語亦見之子安耶
陳伯玉律體清雄爲骨綿秀爲姿設色妍麗寓意蒼
遠由初入盛此公變之沈宋堂皇悉皆祖構于此
北斗挂城邊南山倚殿前挂倚字新出便覩盛唐風
采

明月高秋迴高迴字。複然不害格。若易作清秋或高秋映便自輕萎。澄江淨如練。謝茂秦欲改秋江。坐不解古法耳。他如湛露酌流霞。寵移新愛奪。語複可笑。然終不失正始朴處。

沈雲卿千秋遺令。開開字。湊叶。讀者不覺由專重聲響耳。

小許天上奉薰歌。薰歌但切宸撰。不慮與題遇。雪左唐初多復如此。

垂拱諸賢張道濟。骨力稍弱。詞采亦薄。拙處襲正始之瑕。流處啓大曆之調。

張子壽忠蹇之士。陳詩諷主動合典。則質直有餘。微傷雅致。不徒窘于邊幅也。

劍閣橫雲峻。一篇壯哉詞。筆蜀狩歸來。絕無衰嫗之氣。才故是不群。

青蓮五言律。自流水法外。頗近正始。不似子美達夫諸公。創體迥異昔觀。

襄陽洞庭之篇。皆稱絕唱。至欲取壓唐律。卷余謂起句平平。三四雄而蒸。撼語執太矜。句無餘力。欲濟無舟楫。二語感懷已盡。更增結語。居然蛇足。無復深味。又上截過壯。下截不稱。世目同賞。予不敢謂之然也。

襄陽五言律體無他長只清蒼醞藉。遂自名家佳什亦多洞庭一章及見索露古人以此作孟公聲價良不解也

鳥道一千里猿聲十二時五湖三畝宅萬里一歸人句法孤露意興欲盡尤易爲淺學效顰作者不欲數見者也

岑參關樹晚蒼蒼一首今人當隸馬事能超脫乃爾子美天河自佳什第三四爲老生藉口大啓惡解小恨耳

張承吉風流之士而金山寺詩因悲在城市終日醉

醺醺村鄙乃爾不脫善和坊題帕手段

暫將弓並曲翻與扇俱團蔣仲舒謂之近俗然是初唐本色語自六朝來第未稱佳亦胡云俗

玄宗乘時方在德嗟爾勒銘才是幸蜀詩故用張載劍閣銘事蔣仲舒箋引班固燕然非也

達夫五言律多似短古亦是風調別處韓愈漢家舊種明光殿炎帝還傳本草經此櫻桃謎也荆冬倩奉試詠青詩路闢光天遠春還月道臨艸濃河畔色槐斷路邊陰未映君王史先標胄子衿明經如可拾自有致雲心此等題自未易佳亦何詎作

青謎

岑嘉州初至犍爲作而茂秦改之語在直說中然頗不及岑氣骨直落中唐結句尤劣蓋謝本色只是中唐耳。

中興間氣稱郎士元暮蟬不可聽落葉豈堪聞工于發端謝朓慚沮然二語排而弱思致淺竭遽駕玄暉乎。

施水臨中坐杜排律足稱工絕而胡明瑞詩藪抑之蓋胡于排律專主瞻碩未究起伏之妙故自運如咏雪及題武侯詩往往絕可笑又元美哭于鱗百二十

韻都乏神韻而明瑞稱之至明瑞哭王詩更出王下乃復自擬古人

昔人稱老杜字法如碧知湖外草紅見海東雲句法如無風雲出塞不夜月臨關余謂此等皆杜句字之露巧者。渾讀不妨大雅。拈出示人。將開惡道。

張喬浪影逐游人自是游人老疊句可憎于武陵亦有又渡湘江水湘江水復春又唐彥謙坐無風雨至亦然

諸葛大名垂宇宙通章草草伯仲二語摘詞中作史論殊傷淵雅

李紳過鍾陵之作三四江郭承上與杜公吹笛篇法相似然非佳格江南暮春又學去歲荆南梅似雪短李殊未精悍

杜牧之江涵秋影截首四句乃中唐佳什衍爲八句便齊氣古往今來竟成何語

皎然精于詩法而已作不能稱較之清江氣骨故應却步

杜詩卧龍躍馬終黃土躍馬爲公孫述蓋用蜀都賦公孫躍馬而稱帝語然用不始杜臨江疇昔篇已見之劉辰翁躍馬何限古人開口自信非也

詩至七言律已底極變旣難空騁又畏事累大抵溫麗爲正間令流逸讀之表裏妍整而風骨隱然頗惡驅駕才勢有心章彩至于隸古事寓評議斯爲下風唐初意盡句中正用氣格爲高盛唐境地稍流而興溢章外不妨媲美作者取裁舍是奚適中葉翩翩亦曲暢情興必欲詭覆大曆以下似屬元美過差之談至于李商隱而下予不敢道之

王維商山包楚鄧篇十二句凡十二見地形雖全敘行色而寫送流利不覺煩終是詩律未細處羞將短髮還吹帽一句翻案意足笑倩傍人爲正冠

贅景乏味或當時卽事語耶

包佶詩王粲頻徵楚君恩許入秦借君對王不拘姓名從杜公子雲今日高鳳聚螢來至于鱗木落毘陵看過鴈月明張翰倚扁舟皆祖述此然只似游戲耳家散萬金酬士死身留一劍答君恩王元美稱其壯語然氣盡句中未爲佳調月在上方諸品靜心持半偈萬緣空何元朗指爲名作諦視之亦禪林恒語耳張季直中歲感激苦節學文而深竹閒園偶辟疆謂與顧辟疆爲偶旣是湊韵若解開辟疆畔更自生硬渤海五十張有惡焉然題云探韵豈是爲韵所拘故

耶

早朝倡和舍人作沈婉穠麗氣象冲逸自應推首衣冠身三字微拙右丞典重可諷而冕服爲病結又失嚴嘉州句語停勻華淨而體稍輕颺又結句承上神脉似斷工部音節過厲仙桃珠玉近俚結使事亦粘帶自下駟耳四詩互有軒輊予必賈王岑杜爲次也于鱗貶子美七言律憤焉自放語有當處未必便爲獻吉而發然于鱗律鮮拘體致多精秀謂自爲地或有之乎

太宗幸靈州詩止二句雖闕而已自籠罩雄奇

初唐四子人知其才綺有餘故自不乏神韻若盈川
夜送趙縱第三句一語完題前後俱用虛境臨海易
水送別借軻丹事用一別字映出題面餘作憑弔而
神理已足二十字中而游刃如此何等高筆
王孟五言絕筆韻超遠不減李拾遺但李近瀏亮王
近清疎特差異耳孟他體較王格小減五言絕句氣
更似勝之

杜復愁云萬國尚戎馬故園今若何昔歸相識少早
已戰場多此等用意便是歇後法

胡明瑞舉唐五言絕句凡十六首云佳者大半于此

余觀權德輿玉臺體二首語意佻淺至王建新嫁娘
施肩吾幼女詞摹事太入情便落卑格

李適之罷相作敖子發以爲不如錢起暮春歸故山
艸堂不知李詩朴直錢詩便巧李出錢上自遠子發
未審格耳

盛唐七絕常建最劣高得中唐卑入宋格如過在將
軍不在兵是也

詩有近俚不必其詞之間巷也劉夢得竹枝所寫皆
兒女子口中語然頗有雅味元次山欸乃曲云好是
雲山韶濩音非不典切蒼梧事儉父之狀使人嘔矣

宋人談詩多迂謬然亦有近者至謝疊山而鄙惲斯極如評少伯陌頭楊柳之作夢得蹋歌詞閩仙渡桑乾許渾海燕西飛是也
文昌洛陽城裏見秋風一首命意政近填詞讀者賞俊勿遽寬科

籍建並稱然建遠不如籍籍楚妃離宮有盛唐之調俱得樂府遺風建宮詞直落晚葉去孟蜀花蕊夫人一間耳夜看揚州市何里巷也

王建內園分得溫湯水二月中旬已進瓜華亭李舒章詩御水先成二月瓜本此亦練雅不覺其是用唐

世語

義山七絕使事尖新設色濃至亦是能手間作議論處似胡曾詠史之類開宋惡道

王元美謂一年又過一年春與九月九日望鄉臺同法而調少卑情稍濃蓋情濃非詩家境詣此語殊難得解

太白清平調詞雲想衣裳花想容二想字已落填詞纖境若非會向居然滑調一枝濃艷君王帶笑了無高趣小石躋之坦塗耳此君七絕之豪此三章殊不厭人意

太白楊花落盡與樂天殘燈無焰體同題類而風趣高卑自覺天壤

七絕李益韓翃足稱勁敵李華逸稍遜君平氣骨過之至從軍北征便不減盛唐高手

號夫人一首張承吉之作又見杜集然調既不類杜絕句且拾遺詩發語忠愛即使諷時必不作此佻語應屬祜作無疑

王表詩一聲歌發滿城秋趙嘏又云一聲留得滿城春鄒子之吹黍谷庶女之召飛霜亦詞人不用事之用事耳

七言絕起忌矜勢太白多直抒旨鬯兩言後只用溢思作波掉唱歎有餘響拙手徃徃安排起法欲留佳思在後作好首旣嚼蠟後十四字中地窄而舞拙意滿而詞滯古亦多用景物唱起然須正意着景中令足後來神韵自不匱耳

詩家直說云予初賦俠客行笑上弧姬賣酒樓賭場羸得錦貂裘酒酣更欲呼鷹去擲下黃金不掉頭自謂結無餘音更之云天寒飲罷酒家樓擲下黃金不掉頭走馬西山射猛虎晚來風雪滿貂裘予前說得此尤覺醒暢

張繼詩江楓漁火對愁眠今蘇州寒山寺對有愁眠
山說者遂謂張詩指山非謂漁火對旅愁而眠予謂
非也詩須情景參見此詩三句俱述景止此句言情
若更作對山則全無情事句亦乏味且愁眠山下卽
接姑蘇城寒山寺不應重累如此當是張本自言愁
眠後人遂因詩名山猶明聖湖因子瞻詩而名西子
湖耳至于夜半本無鐘聲而張詩云云總屬興到不
妨雪裏芭蕉既不受彈亦無須曲解耳
宋人之詩集元人之詩巷然亦各自間有佳處
海叟楊白花謂故君之思似太褻當是卽胡后本意

耳渡江水語尤可見

鳳洲人問陸海天茫茫出李賀秦宮詩變得雄奇中
着此句覺通篇發越

空同苑西遼后篇華亭宋轅文以爲擬杜昆明池水
以不甚似見工然予謂此擬瞿塘峽口非擬昆明也
元美七律力沉而微傷滯思精而時入巧材富而每
闌入近語未足稱長于鱗語元美我無凡境子無神
境二人亦初不諱之至祀康陵等篇則李謝未辨耳
茂秦天書早下促星輶末結出武選葬兄點次輕穩
善于避險

子相矯矯有拂日摩天之羽雖傷短促終自不羈
詩自萬曆末爭欲決李王之藩董宗伯其昌頗自矯
峙然風格亦微跌宕矣

許景樊朝鮮女子耳諸體略放溫李而七律獨祖七
子之風層臺一柱全學于鱗登黃榆作見有明文章
誕敷之遠

二李獻吉何王景明外若徐昌穀之邈然潔秀薛君

采之婉摯華亮顧華玉之格蒼味映高子業之造思
精微王稚欽之風神麗映自足掩餘子之芳潤抗四
氏以並馳故以廣大教化論之或稍遜四家倘用獨

長便決勝嘗擬合選國初四子高季迪楊孟載張來儀徐幼文前後

七子獻吉景明邊廷實昌穀康德涵王敬夫王子衡

明卿梁公實與上薛顧高王及劉伯溫盧次梗為二

十四家次梗雖騷賦名然詩自振迅

徐昌穀廸功集外復有徐廸功外集吳郡皇甫子安

為序而刻之者又有徐氏別藁五集其名有鸚鵡編

焦桐集花間集野興集自慙集總為五集廸功集或

云是其自選風骨最高體律嚴正外集殊復奕奕別

藁五集中蕉桐多近體最疵鸚鵡多學六朝間雜晚

唐頗有竹枝楊柳之韵花間文章江左家家玉烟月

揚州樹樹花詩爲小乘入詞亦苦方不稱他如花間打散雙蝴蝶飛過牆兒又作團詠柳花云轉眼春風有遺恨井泥流水是前程便是詞家情語之最獻吉敘廸功集云守而未化蹊徑存焉子安敘其外集云并包衆美言務合矩檢而不隘放而不踰斯述藻之善經也奚取于守化而暇詆其未至哉余謂昌穀潔蠲樹藻頗有騷思而莊于吐辭雅深于怨殆不欲爲放言也自獻吉論之乃云未化故應子安敘論優耶邊貢詩自聞秋雨聲不種芭蕉樹王世貞謂芭蕉豈可言樹余謂北齊武成後謠云千金買果園中有芙

一海被券不分明蓮子隨宅去是不定木本乃稱樹也第邊語雖俊而命意微近填詞耳俊語常恐墮格此等處故難

何元朗叢說所摘明詩董溥陽贈行詩三首殊工餘句多不能佳至稱沈石田簷前故壘雌雄燕籬下秋蟲子母鷄尤可笑錄唐六如悵悵詞一篇雖不入格而措語酸傷有情當爲淚下可與寄文徵仲書並觀然元朗謂之六朝亦遙遙矣

謝茂秦謂情詩難作何元朗謂情詞易工二語無妨並當蓋詩必求格而情語近昵則易于卑弱詞則昵

乃當行高顧反失之又元朗少喜曲中年病廢教童子習唱遂通音調是耽于曲學者故不難于言情茂秦少亦工小詞後見于鱗諸子遂大羞悔故道著情語便苦畏亦傷弓之驚弦聲也

有明詩家稱二李何王然于鱗近于優孟抵掌元美近于監厨請客相其風骨殊遜李何雖獻吉近粗大復近弱當其得意前無古人粗弱政是不掩質處後來曲盡修辭無瑕可指而深按之便苦浮且厲是李何所病猶古民之三疾也夫

于鱗萬里銀河一首余見其藁益知改正心苦古人

不漫然也今錄附注萬里銀河接御溝

藁作何處還逢玉樹留

千門夜色映南

藁作此登

樓城頭客醉燕

藁作青

山川笛裏

寒生薊北

藁作紫寒

秋孤地帛書鴻雁動漢宮紈扇婕妤

愁西風明日吹雙

藁作蓬

鬢且逐飛蓬賦遠遊

藁作多病天涯

戀舊游

其造題亦小異

茂秦庭草驚秋一首嘗見其舊刻與四溟全集所載

多不同知其先後收定之佳今錄之以舊詩附注庭

艸驚秋白露垂

舊作玉露初驚沾草重

水輪漸覺渡河遲光臨

鳳闕清鐘斷

舊作清樽斷乃不成語

寒入

舊作氣接

龍庭畫角悲天

際幾看鴻雁影山中又老桂花枝共

舊作不

知庾亮南

樓夜舊作下曾爲勳名感鬢絲

雜論

解頤新語云詩貴和平令人易曉予謂和平固不在易曉又云子淵簫頌傳于宮媵百藥童規諷于樵廝長恨一曲童子解吟琵琶一篇弧兒能唱豈必深險哉予謂詩不貴險却自須深元白鄙俚詎足爲訓借如簫賦在今亦未易讀詩索媪解豈稱高唱且百泉嘗稱文宗能辯萃非賴蕭知釧爲跳脫又以自古帝王皆遜志典學故相如子雲詞賦謫誕音韻聱牙漢帝一誦如素閒習而兩論並核殊復矛盾何耶

嚴羽卿生宋代能獨覩木朝詩道之誤謂近代諸公乃作奇特解會遂以文字才學議論爲詩于一唱三嘆之音有所歉焉其末以甚者叫譟怒張乖忠厚之風論眉山江西亦可稱以著痛快真覺絕之識其書之足傳宜也

皇甫汈云詩苟音律欠諧終非妙境故無取拘體斯言殆不盡然又云元白六韵七言排律之始豈未覩崔融杜甫諸公之作耶

曹植願爲西南風長逝入君懷徐幹浮雲何洋洋願因通我辭齊幹將心寄明月流影入君懷又變風雲

爲月而太白我寄愁心與明月隨風直到夜郎西則
風月併役是用變爲偷者也石崇金谷澗賦詩不能
者罰酒三斗太白云如詩不成罰依金谷酒數而于
鱗詩成罰我我豈辭便過三斗無論數是用翻爲偷
者也

張喬寄維揚故人月明記得相尋處城鎖東風十五
橋解頰新語謂揚有二十四橋喬蓋想故人之居當
過其半乃知詩人無虛語予謂此真百泉魔語也
胡明瑞性騫多故于宋元詩俱評駁極詳然眼中能
容爾許塵物卽胸次可知宜詩之不振矣

相如美人賦全倣宋玉登徒篇當是少時學步之作
雜記謂其因文君而欲以自刺武林章氏注古文苑
又譏其欲自媚于世俱謬

高廷禮曰漢魏質過于文六朝華浮于實得二者之
中備風人之體惟唐詩爲然案高語是以唐人高于
漢魏也且漢魏非乏采而六朝絜漢爲摛華較唐猶
爲存樸徒自俳儷句字求之真以目皮相耳

孫鑛云樂府貴俚此似未深窺樂府者後人聞之恐
大註誤

易林叅同契等書本非文士所撰其詞特偶作諧聲

耳後之證古韵者輒引爲据殊見乖舛又若唐宋以後人著撰韵多放軼先集如晚唐詩首句出韵之類後輯韵書者不引著憲以裁其愆反援彼譌文強証通韵徒炫博雅不知滋誤

論文不可束縛信雲漢而謂周無遺民是也論文不可穿鑿如杜詩而句句傳著每飯不忘君是也詩家如作字家點畫之間斟酌繁簡小有增損不妨其妙人名如馬卿葛亮多見篇什仇池九十九泉而杜詩長懷十九泉古人不謂疵也如詩三百五篇而孔稱三百舉全略奇古多有之顧審其善用耳

筆叢載宋游景仁黃鶴樓詩云宋七言律唯此首可追老杜今案其詩云長江巨浪拍天浮城郭相望萬景收調已極粗滑至角聲交送千家月鄙俗又甚山氣日夕佳衆鳥欣有托伊其相謔故作謬誤耳他如弄麈伏臘杖杜金根徵杜若干坊州惑蹲鷓爲羊子未讀曹賦乃呼鷓雀不熟爾雅誤食螻蜉博類詞林均資噓笑此拾遺所以求過難字隱侯所以畏讀雌霓也

次韵非古今人每好作之重字不妨古而今每酷忌蓋次韵始於元白微之上令狐文公書中自敘其故

而重字唐多有之不止李藩之舉錢起也沈存中云唐人雖小詩莫不採掇極工而後已崔護詩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後以語未工改第三句云人面祇今何處去雖有兩今字不惜也斯言得之

子夜雙關藁砧啞謎雖入巧法而不墜古風又有巧用別名略同爲隱者杜康善釀曹公卽呼酒爲杜康宜城中山出名酒梁昭明詩宜城溢渠盃中山浮羽卮卽呼酒爲宜城中山雲和山名產木宜琴瑟王昌齡斜抱雲和深見月卽呼琴瑟爲雲和搜神記韓憑

何氏覓化鴛鴦溫飛卿詩粉項韓憑雙扇中卽呼鴛鴦爲韓憑又阮咸製樂器其器卽名阮咸江南薛九善歌嵇康嵇康曲名見王銍侍兒小名錄至酒名聖人賢人督郵從事樂府名有董嬌嬈王子喬皆是類也作者須古有是稱不嫌新異儻復比物創更必陷險跛借更名酒儀狄號琴空桑轉展不極不能不爲詞林笑端東坡獨看紅葉傾白墮弇州吾晚耽劉毅是句佳乎

近體咏史自不能佳胡曾百首竟墮塵溷平城望夫石二詩結句尤惡茂秦顧獨稱之何邪又云咏史宜

明白斷案非徒不解近體法是目未經見晉以前詠史者

李陽冰見碧落之碑數日不去歐陽詢愛索靖之跡下馬坐觀二公之于慕古可謂勤已抑豈以摹畫之工而真宰不宜耶

詩必相題猥瑣尖新淫褻等題可無作也詩必相韻

故拈險俗生澁之韻及限韻步韻可無作也

沈歸愚云長夜漫得此語

謝茂秦云白樂天正而不奇李長吉奇而不正直嘖語耳

何元朗最喜白太傅稱其不事雕飾直寫性情不知

此政詩格所由卑也又稱白琵琶行元連昌宮辭爲古今長歌第一殆見淺耳

杜詩苔卧綠沈槍柴虎臣詩綠沈終日卧蒼苔亦是
指槍或云楊用修嘗辯綠沈是色非物名不可單用
非也古人名物多舉色像形詩稱茹蘆不嫌是草大
黃大白弓杯自見漢書云取青紫如拾芥耳又云紆
青拖紫後漢樊君碑龜艾追贈艾所以染綬謝詩交
交止栩黃呦呦食苹鹿摛詞之家類多裁綴聊舉數
端知揚說之未足拘耳

滄浪吟卷云發端忌作舉止貴高渾也收拾貴在出

塲須超遠也

王昌齡集云王維詩天子杜甫詩宰相宋嚴羽吟卷云論詩以李杜爲準挾天子以令諸侯也然此等論必自開元以後作者方當受其折筮使之耳

初唐用古句盈川少別比千年正字丘陵徒自出間增一字便與古意迥別鎔造入工不嫌成構然白雲謠出字當讀吹平聲叶下之來而伯玉讀作入聲中與讀平聲而子美詩新數中興年是讀去聲中聖讀去聲而太白醉月頻中聖是讀平聲左傳華不注不字讀柎如棠棣鄂不韡韡不字言此山孤秀如華柎

之注于水見虞摯畿服經而李于鱗律詩以華不注對醫無問絕句我自能憐華不注俱讀入聲律之審音家諸公未免不識字之誚

芮挺章云道苟可不棄于廝養事非適理何貴于膏梁殷璠云名不副實才不合道縱權壓梁竇吾無取焉釋皎然云無爵命有幽芳可採者拔出于九泉之中使與兩漢諸公並列古人是非登降不苟如此若干鱗詩刪不寬元美而蔽茂秦足稱雅正可以觀德近則家擅珠璧裂背爭先亦有子愛奪憎好丹非素風雅之役兵戎劇焉嗚呼作者自難選亦詎易道

哉

子雲逐貧志安貧者也謝茂秦呵其心急富貴不及昌黎送窮大可笑夫依隱玩世激詭其詞耳若謝見則北門爲小人之詩漁父有啜醢之志斯固哉其言詩者也至退之送窮仍留窮意直淺露不及揚此漢唐文格之別故反騷意同逐貧亦爲考亭所措何索解不易子雲之多不幸耶

陳無已寄外舅郭大夫巴蜀通歸使妻孥且定居深知報消息不敢問何如身在何妨遠情深未敢疎功名欺老病淚落數行書趙章泉謂中二聯虛字多而無餘味若取前後爲絕句當不減盛唐子謂欺字露筋亦非盛唐

學詩如學書必先求其似然後求其不必似乃得唐人文多似詩不害爲佳退之多以文法爲詩則儉矣矣六朝入序記多似賦不害爲佳子瞻多以序記法爲賦則委蕪矣

詩不飾貴用事而不害乎用事所謂太虛不拒萬有真空不離色相也詩貴自然而又不害乎錘鍛所謂良金不憚煇冶美玉不嫌瑣琢也

詩者溫柔敦厚之善物也故美多顯頌刺多微文涕

泣關弓情非獲已然亦每相遷避語不署名至若亂國迷民如太師皇父之屬方直斥不諱斯蓋情同痛哭事類彈文君父攸關斷難曲筆矣而詩猶曰伊誰云從惟暴之云又曰凡百君子敬而聽之其辭之不爲迫遽蓋如斯也後之君子喜招人過每相撫拾以資輸寫夫朋友之道本以義合者也小瑕宜合好而掩惡大過宜忠告而善道至不獲已則徐引而退耳今乃小垢宿愆動見抵巇深辭均詆務盈篇牘不卹彼恤斬竭我才約而數之戾十有七古人所糾必務其大乃有義不繫于君親事不交于邦國可以畧置

忘言而得已不已其戾一也人非齊聖孰無過端閭巷之人政復多撻徒以交罕載筆無與錄之耳屬爲文士宜有同聲而小露痕瑕輒被鉛槧文章所播疾於置郵於是帷牆旣隱而郡邑交談夙昔可磨而千古莫洗是則君子之有朋不如閭巷之無友其戾二也偶爾寄托聊復鋪張盈盈非蕩生見呵于拾遺封禪非諛死受嗤于和靖原厥初情未如所刺吹索之後方將見瑕其戾三也又若愆歸徃昔德已更新兜逝水以求迴吹宿灰而成燄將令日月一蝕永絕還輝使夫人而君子則非以諱賢使夫人而小人則重

之放棄其戾四也又或生有密交死無血胤賴子一
瞋托我千秋爾乃未聞幽光更搜隱瘡夫交密則無
微弗識胤絕則莫與致爭九原可作其能瞋乎其戾
五也骨肉天性倫極人彛稍中乖嫌未淪恩紀記云
師無當于五服五服弗得不親則默幹潛調職在朋
友乃有形諸謠詠洗發詞篇或爲下而訕上或代彼
而非此夫隱諸心者發口爲成言隱諸事者入文爲
成案是以未經藻思情在纏綿茹吐之間一奉評題
便有弦絕雨墜之勢其戾六也等斯而上益有難言
夫懷罪引慝昔人之明規思古無訛臣子之正訓又

况遇非正則寃異小弁訕父兄以爲名斥乘輿而見
直一唱羣和號稱孤憤險情悖節孰甚于斯其戾七
也至如根柢盤錯徑路紆險懸度求濟賢者難之其
或不原隱情而專攻顯迹舍厥大義而繩以鄙私夫
顯迹易擿隱情難明大義罕同鄙私交贊口舌求解
瘡癥愈多正誼鬱而莫伸莠言煩而愈熾君子處此
斯爲寃酷其戾八也造膝詭辭避人焚草事君之厚
交亦宜然其或君居九重友隔千里則封事郵筒不
得不爾至于明辯是非以祛羣惑者自當近著輿觀
遠存國憲如劉歆之移博士杜牧之上宣州是也若

其事本瑣尾情非迫切而又終朝覲面永夕抒懷何緣從容燕笑則卷舌不談別去題書迺詞鋒互起規誨不諄于口輔姍笑徒弄于文辭其戾九也古人大義離別惡聲弗聞乃有本屬素交末無小忿屢更風雨未曠晨宵而徒筆墨競長波濤騰口壳爾相昵則聯牀解榻投械答贈則矢激霜飛其戾十也乃或寒暑之末醉飽之餘小罹違迕便生懟望鼓其才筆粉繪交宣噓雲霧以爲樓織萋菲而成錦若而人者抑爲太甚其戾十有一也復有中情淺狹妄作高深目人以刻礪爲工自期以矜誕稱俊思財片語神厲九

霄牀下可以卧人兒子不妨呼客形諸口頰已是露然一涉文辭彌深暴慢其戾十有二也若夫高下移情寒暄貳轍申誼貴遊則白雪蘭薰傾倒無盡侯門仁義歆德有餘倘值疎蕪賤士語默稍睽則礪齒磨唇筆長采烈憑陵激射借以自殊其戾十有三也施不祈報者達者之用心受德不忘者君子之自勅乃有面背移情朝脯改趣方其因熱也則低頭帖耳宛轉傳離及其旣往也則哆口軒眉詆媿長短甚者裝裹桀金便回頭而相吠醒餘晏酒已揮毫而見彈何有大義之滅親輒云一飯其胡恤其戾十有四也文

章公器也經術聖心也自應討論通流商畧忘我爰
若季緒瑣瑣之才五鹿嶽嶽之氣徒懷掣簞失意探
珠遂興閃爍之辭更創偏畸之議搖牙相噬恣極怵
儼其戾十有五也長者之量不可概人此既相加彼
復行甚糾纏膠結長滋不解同心且煎爲葷豆毛穎
將憯于莫邪其戾十有六也春秋聖人之刑書也猶
且善善從長惡惡從短惡有舞鼠文于播雅設虎穴
于擣華者謂之何哉其戾十有七也假令痛深次骨
讐非戴天含憤濡毫亦復胡怪徒以或生情于伊譴
或互揣爲名高或資義類而工文或緣慷慨而鈞直

始于自護以求申終致交攻而修怨一矢加遺百端
交集揆諸古人不其倍歟悲夫因師獲印之諺黨胡
然而參夷說法馬留之謠社胡然而齏粉是故老子
曰聰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辯閎遠
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且夫修史王事也昌
黎猶懼獲譴惟口無迹也虞舜戒其興戎又况書非
國乘事非憲典而辭翰所涉行遠而流長隱而揚之
暫而久之可不懼哉可不慎哉余薄遊文苑奉教英
流竊覩斯敝每感于心在昔有然今茲彌甚以爲嚴
于律已者立命之原也恕于責物者寬身之仁也幅

于面諍者篤倫之誠也謹于繁辭者致忠之心也毋
敢肆訶者遠戾之萌也順受不反者自戾之方也刻
省束修者銷刺之端也于物無尤者相化之理也爰
撰茲篇以自勗且以勸方來綴文之君子當以古人
之心爲心則文章盡善矣姑無以文章爲名也詩戾篇
古人善論文章者曹丕陸機鍾嶸劉勰劉知幾殷璠
釋皎然嚴義李塗高棅徐禎卿皇甫汈謝榛王世貞
胡應麟此諸家最著中間劉勰徐王持論尤精推可
遵餘子不無得失亦有自攄獨欣不可摧放衆製者
如子桓詩賦欲麗士衡綺靡瀏亮語是也

辭學取材載籍已博錄其要者詩三百篇楚詞梅鼎
祚漢魏詩乘六朝詩乘唐以下則高棅唐詩正聲李
攀龍唐詩選華亭三子之明詩選稍廣之則馮惟訥
風雅廣逸昭明文選十二家唐詩梅鼎祚李杜詩選
唐詩品彙其論詩則劉勰文心雕龍鍾嶸詩品皎然
詩式嚴儀滄浪吟卷徐禎卿談藝錄王世貞藝苑卮
言此六家多能發微楚辭王逸注爲祖唐詩選以舊
本有附記而無高江圈評者爲佳文選詩賦須分代
讀之其分類者昭明之陋耳遂使風格升降混淆註
初學不少

詩辯坻卷第四

錢唐毛先舒稚真著

學詩徑錄

詩言情寫景敘事收攏拓開點題掉尾俱是要格律
尤須謹嚴頽唐可時有耳借如律詩中二聯一實一
虛一黏一離起須高渾執冒全篇結欲悠圓盡而有
餘轉折收縱宜使合度勿得後先倒置舒促失節然
後可以告成篇矣

詩作七古宜從唐人詩韻乃爲無弊五古須論體裁
風雅宜用先秦韻漢魏稍密晉宋漸近于唐韻矣倘

于韵學未能精只以唐韵行之爲妥如古詩關雎首
章皇皇者華第五章天保九如兩章漢詩今日良宴
會携手上河梁骨肉緣枝葉等篇亦符唐韵下此益
復可知無所譏駁倘不知古韵離合而妄通之必爲
識者所笑

作詩對仗須精整不定以青對白以冬對夏以北對
南爲也要審死活虛實平側借如登山臨水高山流
水登臨爲活高流爲死不得易位相對仗也或有假
借作變對耳又如高山流水吳山越水高流爲虛吳
越爲實亦不得易位爲對仗也或假借斯有之又如

山水二字平可對雲霞若江水乃說江中之水二字
側不可對雲霞但可以山雲對之卽以一物對二物
亦無不可總須論字面平側如以鸚鵡對龍蛇或對
鸚鵡以一對二之類若以鸚鵡對神龍彩鸞便是以
平對側非其法也以二對一亦然如楓柳可對梧桐
春柳便不可與梧桐對耳有自對者必簡伐鼓撞鐘
驚海上新粧袷服照江東摩詰楮圻將赤旂擊汰復
揚舲又云門外青山如屋裏東家流水入西隣子美
桃花細逐楊花落黃鳥時兼白鳥飛又有借對者如
高鳳對聚螢世家對道德鳥道對漁翁高鳳本人乃

借鳳對螢耳世家義本側乃借其字面作平對道德耳漁借作魚對鳥如此古人間有亦只是遊戲法不爲經理古最忌合掌對如朝對曉聽對聞之類古人亦多有之玄宗馬色分朝景鷄聲逐曉風郎雖時有君曹暮蟬不可聽落葉豈堪聞拙致似不足效

古風長篇先須構局起伏開闔線索勿紊借如正意在前掉尾處須擊應若正意在後起手處先須伏脉未有初不伏脉而後突出一意者亦未有始拈此意而後來索然不相呼應者若正意在中間亦要首尾擊應實敘本意處不必言其餘拓開作波瀾處却要

時時點著本意離卽之間方佳此如畫龍見龍頭處卽是正面本意餘地染作雲霧雲霧是客龍是主却于雲霧隙處都要隱現爪甲方見此中都有龍在方見客主否是一半畫龍頭一半畫雲霧耳主客旣無別亦非可爲畫完龍也

古歌行押韵初唐有方至盛唐便無方然無方而有方者也亦須推按勿得縱筆以擾亂行陣爲李將軍之廢刀斗也古人有變韵不變意變意不變韵之法如子美內府殷紅瑪瑙盤婕妤傳詔才人索盤賜將軍拜舞歸輕紈細綺相追飛四句一事却故將二句

屬上文韵變二句屬下文韵此變韵不變意貴戚豪
門得筆迹始覺屏障生光輝與上盤賜二句意不相
屬却聯爲同韵此變意不變韵讀之使人惚恍尋之
絲迹宛然此亦行文之一奇也

選體蘊藉方雅須源于毛詩而出之歌行宕往奇變
須源于楚詞而出之

風格色澤詩家所謹若臻神境又自無不可近世事
與近世字面初入手時決當慎之後來顧當用之如
何區區準繩非所論于法之外

王李之弊流爲癡肥鍾譚尅藥欲砭一時之疾不虞

久服更成中瘡耳又其材識本鬼瑣故不能云救每
變愈下今之爲二氏左右袒者不足深辯但令從毛
詩楚詞樂苑文選三唐正變探沂已熟然後陳宋元
明人之詩而上下之則瑯琊竟陵之病當如見垣一
方墨守輪攻舉可廢耳
詩用連二字有可顛倒互換者有不可顛倒互換者
如雲烟可作烟雲山河可作河山之類此可以互換
者也雲霞卽不可作霞雲山川卽不可作川山此不
可互換者總以昔人運過適于上口者爲順耳嘗見
詩流用丘壑爲壑丘又有稱海湖者真可笑也司馬

相如賦鸞鳳飛而北南曹植樂府下下乃窮極地天
地天泰本易卦又禮記吾得坤乾焉坤乾是商歸藏
易王風羊牛下來齊風顛倒裳衣如此類須有所本
可以倒互然終近古調入近體似未宜斯在作者酌
其當耳

步韵非古也斷勿可爲七律一題勿作數首若杜秋
興似無題耳諸將亦敘數事非復一題律中重一二
字自不得法若長律重押韵古間有之似不可爲法
擬古樂府一事翻似爲戲無庸多作
詩有駢字如崔嵬峩峩峩峩之類詩有複字如悠悠

瀟瀟茫茫之類近體斷無單押之法或審有出處可
間押入古詩耳然亦須慎之

昔人云一緒連文則珠聯璧合文唯一緒則珠璧斯
可聯合又云講之如獨繭之絲蓋作者有情故措詞
必有義倘詞義閃爍無端緒則中情必詭不足錄也
離騷斷亂人故不易學然講之亦仍自義相聯貫豈
如今人但取鋪詞不顧乖義首句張甲次句李乙且
無當于庸音何離騷之足擬

文之難者以本質之萃盡法之變耳若萃而離質變
而亡法不足云也譬如木焉發萃英澤吐自根株故

稱嘉樹若華而離根者斯如聚落英飾剪彩耳盡法之變如曲有音有拍必音拍具正然後出其曼嫵頓挫或揚爲新變聲耳未有字不審音腔不中拍便事游移高下妄取娛耳以爲工歌知音者必不能賞此亦可以徵德豈徒論文

詩本無定法亦不可以講法學者但取盛唐以上三百以下之作隨拈當吾意者以題參詩以詩按題觀其起結審其頓折下字琢句調聲設色曲加尋推極盡吟諷自應有得力處然後旁推觸類一以貫之仰觀古昔高下在心矣詎復虛憍之氣捃摭之華能恫

喝者耶

命意見巧文章之賤工也而世多聽熒索解政少

法老則氣靜學邃則華斂才高則辭簡意深則韻遠言者心聲而詩又言之至精者也以此徵心善度者不能自匿矣是故詞夸者其心驕采溢者其心浮法佚者其心佻勢騰者其心馳往而不返者其心蕩更端數者其心詭不待勢足而輒盡者其心偷故曼衍者其心荒像儻失類者其心狂強綴者其心溺強盈者其心餒按義錯指求其故而不可自理者其心亡詩有十似激戾似道凌競似壯鋪綴似麗佻巧似雋

底滯似穩枯瘠似蒼方鈍似老拙穉似古艱棘似奇
斷碎似變

初作詩須從實地起步當試先作近調小詩起結旋
轉務期中律或絕或律臨摹古人字句篇法宜令俱
熟悉之後漸拓至大篇窮極變體氣幹自實步驟自
穩若未彈求鴉快騁捷足氣未充則必憑虛以張其
氣法未穩則必宕往以矜其勢心爲手習中氣必喬
返轡旣苦途紆而積久亦復難變踉蹌而行終歸失
路而已

竟陵詩解駁議

敘曰六義振響蔚爲辭宗五言遞創作者景靡後踵
爲駢偶之體變爲律絕之製六季三唐失得互見初
盛中晚區畛攸分及宋世酷尚麤厲元音競趣佻褻
矇醉相扶載胥及溺四百年間幾無詩焉迨成弘之
際李何崛起與號稱復古而中原數子鱗集仰流又因
以雕潤辭華恢闔典制鴻篇縟彩葢斌斌焉及其敝
也厖麗古事汨沒胸情以方幅擘緩爲冠裳以剝膚
綴貌爲風骨剿說雷同墜于浮濫已運丁衰葉執值
末會楚有鍾惺譚元春因人心屬厭之餘開纖兒狙
喜之議小言足以破道技巧足以中人而後學者乃

始眩矜揚岐遲回襄轍囂然競起穿鑿紛紜救湯揚
沸莫之能闕原夫前後七子作法匪涼徒以後起守
文職成拘蔽假令鍾譚能滌蕩塵滓斟酌古原因其
羽毛樹之骨鯁則上可崇漢唐之絕軌次亦得規嘉
隆之弊法而惜乎馳騁小慧河伯自欣然彼所見如
竇中窺日明雖不多景非假借故詩歸詮諦亦有可
筭至于荒才窳匠尤易竄跡故駟獍之猥姿悉冒竟
陵之苗裔原其初政未或如斯溯厲階之由興能無
歸獄章蓋鍾氏之書指義淺率展卷卽通其便一也
持論儂俛啓人狙智造次捷給易詘準繩之談其便

二也矜巧片字不貴閎整龜腸蟬腹得就操觚其便
三也但趣新雋不原風格其便四也前代矩矱屏同
椎輪便僻淋漓一往欲盡當巧之際無復逡巡其便
五也高談性靈嗤鄙追琢各用我法遑知古人則但
吐由言便稱高唱輒復曹劉爲拙沈約如奴其便六
也所以凡流瑣士咸共寶祕自非卓犖之英罕能拔
脚者也予悲耽溺者旣不見其醜而攻瑕者將併沒
其好輒取詩歸一書條其二三理解而錄之紕繆大
者則明加駁正以次于後庶幾覽者顯知臧否至余
于李王諸子所論列間有抵巇不爲護前今雜列他

卷亦可得並觀云爾

商銘嗷嗷之德云云鍾云說德在前食在後便是古文今人必以德作正義爲語之殿欲深反淺

荷蘭操鍾云操中一字不及蘭古人文章寄托不拘如此

水仙操鍾云一序琴之神理已盡詩不過咏嘆其妙正不在多必欲詩與序多寡淺深相當不必讀此矣河上歌譚云止得妙若又說向正語便淺唐人不及古以此

雖有絲麻及君子有酒二詩鍾云孔子刪詩不入三

百篇者非必盡以詞理佳惡爲去取亦有單詞錯簡不能成篇者存此二條以志凡

鍾云月令水腹堅農語水生骨腹字骨字皆古語之奧者反爲後人刻畫者造端

山川而能語四句鍾云語太盡情

李夫人歌譚云自有悼亡氣與待生者愆期大別

房中歌鍾云無雅頌之和亦無漢下之膚近質與幻杳自爲一音在四詩爲雜霸在漢以來爲正始

金支秀華庶旄翠旌譚云有此八字典麗則雲景杳冥不落詩家秀語此補織法也

安其所一章譚云質而近險

豐草萋八句譚云又宕出一章波瀾細動

鍾云三百篇後四言之法有二韋孟諷諫其氣和去三百篇近而有近之離魏武短歌其調高去三百篇遠而有遠之合後世作者各領一派

張衡同聲歌鍾云此國風專壹之思非昵情也

青青河畔草鍾云轉折甚多不碎不脫篇法甚妙

易林敝笱在梁魴逸不禁鍾云詩敝笱在梁其魚魴

魴更不說魴逸而意已了此三百篇漢人之別

魚戲蓮葉北鍾云此處住了正是後人歌行才起處

陌上桑鍾云貞靜之情以豔詞發之豔何妨正也

美女篇鍾云緝洛神餘材而成之自是悽麗

妾薄命鍾云妮妮敘致不盡情不已其音節撫弄停

放遲則生媚促則生哀極顧步低昂之妙

東坡謂陶詩外枯中腴鍾云陶閒遠自其本色而淵

永溫潤佳在不枯先舒曰知陶詩非枯識去蘇遠

陶詩種豆南山下鍾云儲王田園詩出此浩然非不

近陶似不能爲此派曰清而微遜其朴

鍾云晉宋後子夜讀曲諸歌去宋元填詞途逕甚近

深妙處高唐人一格然非唐人一反之承流趣下填

詞當竟在唐文章運候起伏之微嘗與譚子反覆感嘆之

鍾云靈運以麗情密藻發其奇秀字句時有滯處卽從彼法中來如吳越清華子弟作鄉語聽者不必盡解口角間自可觀效之便醜

靈運可憐誰家婦二首情詞是子夜讀曲而氣質之高似過之去太白及近伯敬語先舒曰其氣高故近也魏人氣高于漢唐人氣高于六朝盛唐氣又高于初唐愈高愈出愈漓

惠連代古瀉水置井中誰能計斗升合如杯中水誰

能判淄澠譚云兩誰能下不更著昵語故爲善裁

范雲詩春草醉春烟鍾云近於填詞

鍾云角巾競放仙舟虛慕本是後進吠聲習氣盧照鄰詩悠悠天下士相送洛橋津誰知仙舟上寂寂無四鄰寫出李郭孤嚴使浮人自廢

鍾云陳正字律中有古却深重李供奉以古爲律却輕淺

譚云漢魏二字誤却多少快才妙筆先舒曰此語亦淺亦深亦不可不曉

案譚云豔之害詩易見澹之害詩難知語極有會

又云中晚異于初盛以其俊耳劉文房猶從朴入然
盛唐俊處皆朴中晚朴處皆俊文房語有極真者真
至極透快處便不免妨其厚先舒曰真能妨厚語有
深解

鍾云七言絕句中晚人頗妙正以太工則傷氣遠于
盛唐

元白詩太直又二人唱酬惟恐一語或異是其病所
謂同調正不在語俱同鍾云

友夏云詩家變化盛唐已極後又欲別出頭地自不
得無東野長吉一派

鍾稱長吉刻削處不留元氣自非壽相此評極妙譚
謂從漢魏以上來謬以千里

古人作詩文于時地最近口耳最習處必極意出脫
如晚唐定離却中唐推而上之莫不皆然非獨氣數
亦緣習尚然其必欲離者聲調情事耳至往代真氣
皆不暇深求而一切離之自爲高所以愈離而愈下
也此友夏語似已純悟乃評詩抉摘細碎欲立異
于前矩者豈目睫之喻耶

以上三十八條
是其立說善者

皇娥白帝歌見王嘉拾遺記晉人之作其詞容裔綺
密是六朝雅調而伯敬以爲非漢以下所辨又心知

和樂悅未央白紵妙語耳伯敬比之漢郊祀歌相去益遠

雲光開曙月低河鍾云竟是唐初七言非也是齊梁樂府佳境

蘇李贈答蘇端明疑其僞作友夏以爲僞作必出一手今蘇澹李警當是兩人似已然此爲漢調故不待澹警之辯也且以兩家詩較之宜李澹而蘇警也劉彥和云成帝品錄三百餘篇而辭人遺翰罕見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見疑于後代則梁世已有是論不始于蘇蓋蘇詩稠塞故不解蘇李之工鍾譚清約故

篤稱其妙兩家亦各知其所近耳

鍾云鄴下西園詞場雅事惜無蔡中郎孔文舉其人應之仲宣諸子氣骨文藻事事不敢相敵公讌諸作尤有乞氣此是崇名節語倘就詩論諸作多偉詞亦難盡黜

譚云二陸詩手重不能運語滯不能清腹之所有不暇再擇韻之所遇不能稍變此砭頗中機雲之病然小陸又差秀不得並譏且士衡筆墨雖滯而氣幹華整蓋黃初旣邈降爲太康駢儷之中猶存古法故客兒稟之以抉其幽明遠依之以厲其氣俾諸公邈迤

修飭不遽落于梁陳纖調者誰之力歟至民動如烟
戶庭已幽語特稍有生致亦何足深賞
漢魏六朝諸仙詩多後來淺人偽撰鍾譚每極嘆賞
若太虛真人種罪天網上海受毒地獄下豈復成語而
二子絕愛之

樂府橫吹有東平劉生歌又梁元帝劉生云任俠有
劉生然諾重西京樂府解題稱齊梁以來爲劉生辭
者皆稱其任俠豪放蓋劉生本是俠客故安東平第
五解云東平劉生復感人情與郎相知當解千齡此
閨中屬望謂所歡與俠者游當無虞中道類如唐人

記黃衫豪客解使十郎迴心耳伯敬乃云是疑是防
竟以劉生同諸周史明童可資一笑或云東平劉生
卽指安東平本曲蓋歌此曲以爲歡故下有感情相
知語與郎歌妙意曲儂亦吐芳詞君歌楊叛兒妾勸
新豐酒詞意正類解亦近

鍾云謝靈運初日芙蓉顏延之鏤金錯采顏終身病
之乃秋胡詩五君詠清真高逸似別出一手若屏却
顏諸詩獨標此數首向評爲妄語矣案此論非也蓋
秋胡五君雖是顏佳作然若蒜山曲阿諸篇典飭端
麗自非小家所辨且上人評雖當不知初日芙蓉微

開唐製鏤金錯采猶留晉骨此關詩運升降鍾殆未
知之

譚云康樂靈心秀質吐翕山川然必刪去過始寧墅
登石門入華子岡入彭蠡湖口諸作乃爲真靈運案
此故欲與文選詩刪諸書相反耳且如詩歸所賞石
淺水潺湲日落山照曜何如白雲抱幽石綠篠媚清
漣若矜名道不足適已物可忽何如沉冥豈別理守
道自不携若清且索幽異放舟越荆郊何如且申獨
往意乘月弄潺湲若巖壑寓耳目歡慶隔音容何如
徒作千里曲弦絕念彌敦同一賦景寫情工拙自瞭

何必斷斷去此取彼耶

謝詩美人竟不來友夏云自離騷多用美人佳人夫
君稱其友入口無鬚眉氣只宜以我友故人君子字
還之此譚非欲避騷正避歷下諸公家法耳語大儉
父夫故人我友誰不解稱而設色審聲詞各有當簡
兮呼周室賢者爲美人光武稱陸閔爲佳人桓彥則
云曹子丹佳人又前秦蘇蕙稱其夫竇滔云非我佳
人莫之能解何必湘纍便類巾幗者耶

平生疑若人通蔽互相妨鍾云歿後不思其好友惜
其短猶作直諫忠告之思真交情痛極案此解非也

若人是指延州楚老而言耳謝以延陵帶劍徐墓楚老致惋龔生逝者溘焉情歸虛設故平生恒疑二子未盡達觀雖通而蔽及今乃徵理感則深情自慟初非識之所能禦也

惠連西陵遇風獻康樂五章是一首詩歸刪去三章至今宿浙江湄便止無復情理友夏以爲促節有妙處謬矣

衡紀無淹度晷運倏如摧鍾云擣衣詩如何禁得此累重語是欲用大曆後裁製繩選體真不知有古法也

鮑照行路難樂府中最粗露伯敬以爲全是蘇李十九性情此作何解

謝玄暉詩鎖吾愁與疾鎖字太尖詎得深賞

唐太宗詩雖偶儷乃鴻碩壯濶振六朝靡靡伯敬以爲終帶陳隋滯響讀之不能嚙不知上口輕便非大手也唐初作者醞藉一代專在凝而不流奈何少之初唐如帝京疇昔長安汾陰等作非鉅匠不辦非徒博麗卽氣槩充碩無紀消之養者一望却走唐人無賦此調可以上敵班張蓋風神流動詞旨宕逸卽文章屬第二義鍾譚更目爲板獨取喬知之綠珠篇此

等伎倆爲南唐後主構花中亭子可耳安知造五鳳樓手

鍾謂子昂感遇過嗣宗咏懷其識甚淺阮遂與生陳依義立阮淺而遠陳深而近阮無起止陳有結構阮簡盡陳密至見過阮處皆不及阮處也

古人工處須學拙處亦不必盡避乃成大家鍾譚只欲避板避恒用意良苦落于褊識

劉希夷西北風來吹細腰東南月上浮纖手鍾云吹細腰腰益細浮纖手手益纖此種魔解最多害詩家正氣偶摘發之

避癡重可也削腴不可也避板可也導流不可也避套可也廢法不可也冥搜可也害氣不可也謝已披之華可也競雕鏤之字不可也皆當辯于毫末偏者顧失之遠

但欲洗去詩家故常語然別選一開康雋有不踐者焉故器不尚象淫巧雜陳聲不和律豔詆競響此鍾譚持論雖頗有可喜不欲深道之

二子千古詩樂府差有解唐體逾昧

譚去鍾益不逮鍾有持大體處二子自爲詩亦然鍾疏薄猶清氣相引有自成篇章者譚細已甚殆不復

見句

二子選唐律但曉尚清真薄文彩不知太示清真便
啓宋氣又升輕秀擯鴻整不知專尚輕秀便近元作
漢詩朴處似鈍其氣爲之也魏詩壯處似露其才爲
之也六朝詩典處似方其學爲之也初盛唐詩瞻處
似滯其格律爲之也鍾譚每值此等便橋舌雖云識
昧通方亦自料材力不逮耳奴見大家已心死又從
後而反唇詆之

伯敬因讀右丞詩而厭劉琨陸機非但不知古併不
知唐

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此古詩與唐古詩別處伯敬
此處正贖乃恨于鱗妄語非口舌可爭今人酷喜二
子家言亦政愛其近情耳

伯敬欲使學陶詩者從王昌齡儲光羲入是教以逆
流舉擢徐昌穀亦有魏詩門戶漢詩堂奧入戶升堂
語皆吾所不知也

龍標諸絕句穠秀獨絕河上歌是偶作變體耳乃伯
敬獨深賞好作異同如此又鍾云龍標宮詞外諸絕
仍是作五言古手段此評無論當否卽太白五言不
拘屬對子美七律多拘體從來作者亦不深尚卽用

五言古體爲絕句亦足貴耶

藝苑卮言云東風搖百草搖字稍露崢嶸便是句法爲人所窺朱華冒綠池冒字更捩眼前輩詎昧下字之工恐斲雕喪朴故于此兢兢鍾譚之于烟花換客愁桃李務青春白足傲履襪等句中間一字極意闡揚迺嗤前人闕詩疎鹵也

鍾目韓退之琴操爲真風雅未敢信三唐樂府中當稱傑耳然古琴操多僞作佳者自少

竟陵酷賞艷情或嫌其蕩而不知無傷于雅也務去陳言多贊其功而不知實深爲厲也

以上三十三條是其立說謬者

二子言詩子摘錄大略要指悉見中多所遺亦不欲極盡自弘正嘉隆間六七君子振興雅則由茲泝古歷于唐漢代革十數歲經千載而能遠弘久斬之澤豈徒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耶然不及百年其所經建者大壞迷陽胥足不復可埽故正聲之衰也百人輓之而不足庸音之放也一人倡之而有餘于鱗有言亦惟天實生才不盡蓋積氣旣薄英哲愈少江河不返鍾瓦代興興言及茲置筆而已庚之十月七夜

詞曲

西廂傳奇凡四種王關稱最而詞多出董解元記董詞稍質于王風趣不及沉刻過之李日華陸天池俱雅兒號啞耳然董詞今失其腔雖老樂工不辨入弦索至於綺思雋語窮工極幽而仍不失本色卽元明大家辨此亦少相傳董金人或云元人王曲南海水月觀音現本董句而有田水月改王本現字作院字卽此可證其非田水月本改北西廂記最諱謬舉一端耳合田水月成渭字當是市傭僞托徐天池然天池于詞家亦本非正派四聲猿正復筆麤墨燥皮相謂之元耳

草堂詩餘有胡浩然者最粗俗可厭亦有一二致語如傳言玉女元宵詞云嬌羞向人手撚玉梅低說相逢長是上元時節

范希文詞天淡銀河垂地此語最佳或作天漢風味頓減且銀河卽漢又不應疊用當爲淡字無疑

詞家刻意俊語濃色此三者皆作者神明然須有淺淡處平處忽著一二乃佳耳如美成秋思平敘景物已足乃出醉頭扶起寒怯便動人工妙

男子多作閨人語孫夫人婦人耳燭影搖紅詞乃更作男相思詞亦一創也其詞亦甚精刻悽惋雖慧男

子所不及
北西廂古本陳實菴點定者爲佳別本多所改竄寢
離其故如董西廂我甚恰纔見水月觀音現語頗妙
而實甫仍之俗本改現作院與上家字耦必欲爲村
塾聯對耶又如易東閣玳筵開爲帶烟者亦復類此
又如易馬兒迤迤行爲逆逆行穿鑿可笑此類正多
至于平去入三聲雖有陰陽而作者筆墨所至亦不
盡拘亦欲歌者神明其際乃悉用纖微繩之因以竄
易古本誕哉

李勿安春情清露晨流新桐初引用世說全句渾妙

嘗論詞貴開宕不欲沾滯忽悲忽喜乍遠乍近所爲
妙耳如遊樂詞微須著愁思方不癡肥李春情詞本
閨怨結云多少遊春意更看今日晴未忽爾拓開不
但不爲題束併不爲本意所苦直如行雲舒卷自如
人不覺耳

前半泛寫後半專敘盛宋詞人多此法如子瞻賀新
涼後段只說榴花卜筭子後段只說鳴雁周清真寒
食詞後段只說邂逅乃更覺意長

柳屯田情語多俚淺如祝告天發願從今永無拋棄
開元曲一派詞流之下乘者也

成都楊慎作長短句有沐蘭浴芳吐雲含雪之妙其流麗輝映足雄一代較于花間草堂可謂俱撮其長矣楊初以博洽名當時有子雲之目而長篇鉅什顧以蕪累纖靡而失之迹其蒐獵彈射亦多所挂漏未足稱功瑕不勝摘獨于填詞染筆稱俊豈其技之獨工抑詞有別腸耶

撞字讀平聲楊慎望江南詞霜景霽何處遠鐘撞王實甫西廂記梵王宮夜撞鐘撞亦平聲乃所謂田水月本改作夜聲鐘不徒不識撞可讀平迺聲鐘竟是何等語田水月改西廂詩處多如此類云

詩藪云宋以詞自名宋所以弗振也元以曲自喜元所以弗永也予以爲非也夫格由代降體驚日新宋元詞曲亦各一代之盛製必謂律體以下舉屬波流則漢宣論賦已比鄭衛李白舉律亦目俳優是則言必四而篇必三百迺爲可耳且嗣宗斥三楚秀士亦云荒淫是楚辭且應廢況下此耶

曲至臨川臨川曲至牡丹亭驚奇瓌壯幽艷淡沲古法新製機杼遞見謂之集成謂之詣極音節失譜百之一二而風調流逸讀之甘口稍加轉換便已爽然雪中芭蕉政自不容割綴耳不妨拘折天下人嗓子

直爲抑臧作過矯語。今唱臨川諸劇，豈皆噪折耶。而世之短湯者，遂謂其了不解音。又有劣手鋪詞，全乖譜法，借湯自解，擬托後塵。曠里之形，政資一噓。又如使事造語，不求盡解，托寄諧諷，故作迂痴，皆神化所至。匪夷之思，乃有苦駁開棺，謂是明制律例入宋，不合者。此類頗多，抑又從騃人談夢，不足道矣。

北西廂記請字兒，不曾出聲。去字兒，連忙答應。形容君瑞急色，政以不入理見佳。或謂請未出聲，如何答去，改作請字兒，方纔出聲，索然無味。識垂名通屈殺古人幾許。此讀雲漢之詩，而謂周果無遺民也。曉此凡百，俱不替豈文章一端耶。

楊用修婦亦工樂府，今刻有楊夫人詞餘五卷。一枝花天官賜福辰一套，整麗有法，韻調俱叶。大有元人風格之妙。又點絳唇嬌馬吟鞭一套，落落踈縱，錦纜龍舟一套，本元喬孟符揚州夢，而畧加改筆，氣頗豪宕。此三套似非婦人所辦，恐是用修筆誤。夫人耳餘作有佳處，而用韻雜調多舛，如黃鶯兒第四五句云：玉砌雕欄翠袖花，鈿垂隔便遠。九疊悲秋辯，乃不成句。費長房縮不盡相思地，女媧氏補不完離恨天語。雋而藝苑卮言稱之，然不著誰作古句，夫人掩之耶。

刻本附傘詞小令頗多間雜淫詞。借條冶葉之氣。大家非宜。的是滇戍白綾被醉墨耳。不足自污閨洙泗。

余故辯之。

用修壽內詞云。女洙泗閨鄒魯。

北腔無入聲。中原音韻所以孤行于元世也。自南曲有入聲而四聲始完。遂有純用入聲叶韻脚者。如浣紗記高會玳筵列之類。予南曲正韻載之已詳。幽閨記山徑路幽僻一套韻脚仍以入聲分作平上去。蓋此記施君美作。施元未人。雖作南曲而尚沿北譜。後之作者。此蔽亦多。審音之士。斯當釐正者也。

詞有瑞鷓鴣七言八句平聲韻與七言律詩無異。胡明瑞云詞人以所長入詩。其七言律非平韻。玉樓春卽襯字鷓鴣天然。玉樓春無平韻者。鷓鴣天無襯字者。是不知有瑞鷓鴣而強以臆說附會耳。二郎神慢引子也。勿作過曲唱如幽閨拜新月。西樓心驚顫是也。二犯江兒水是南曲。勿作北唱。點絳脣第四字不叶韻者。政與詩餘調同。此亦是南引子。勿作北唱如琵琶月淡星稀是也。

藝苑卮言云填詞小技尤爲謹嚴。夫詞宜可自放而元美乃云謹嚴知詩故難作。作詞亦未易也。柴虎臣云指取溫柔詞歸醞藉。暱而閨帷勿浸而巷曲浸而

巷曲勿墮而邨鄙又云語境則咸陽古道汴水長流
語事則赤壁周郎江州司馬語景則听草平沙曉風
殘月語情則紅雨飛愁黃花比瘦可謂雅曷
琵琶念奴嬌序長空萬里一套風濤流麗詞亦清壯
何元朗謂無蒜酪呵之不知曲中須帶蒜酪氣者政
可言北曲耳以其肇自金元故耳若南曲源本詩餘
而來政無須此可觀南北之別比于樂府清商子夜
與鼓角橫吹亦各領一派耳

偶于客坐聞論漢蔡邕不孝不義不忠者詰其故則
據琵琶記及三國演義諸書耳予時微引蔚宗書欲
爲邕解而客刺刺不得休遂不復辯因念伯喈忠孝
之士載在舊史本末昭然奚足深辯第悲逢掖之士
而目不親書漫述傳奇据爲掌故迺嘖既誕曾無慙
顏昔沈長卿嘗嗤客談韓信與項羽搏戰事甚轟赫
以爲讀史記不熟蓋一而埋伏等事非正史客談乃
本於千金記耳語載弋說中與客詈伯喈政相類至
于有才之士徃徃苛于尚論鍛鍊古人多獲陰譴如
稗官所載楊鐵崖改詩得子及書生題漢高祖廟被
殛事予之書此一爲不學妄語之箴一爲多才逸口
之戒旣以自省亦欲傳之家子弟也

陳仲醇品外錄載唐鄭府君夫人崔氏合祔墓誌銘秦貫之所撰也陳因据此辨會真之誣洗雙文之辱用意可謂長者後余見此揭楷書微兼隸體筆意道古而辭亦質雅第誌稱府君諱遇不諱恒而眉山黃恪復以會真年月叅之此碑所謂夫人崔氏者其生年尚長雙文四歲蓋滎陽博陵世通婚媾誌中崔鄭不必便爲鶯恒仲醇第欲爲雪崔之地而弗深考耳清河博陵本不偕老實甫譜至驚夢而止不失會真本來始末且見情場幻境微寓指示漢卿續之不但文筆不稱亦大失作者指趨所托矣

自敘

詩辯坻四卷作于乙之首春成于壬之杪今首尾八年雖中多作輟然用意亦勤矣其初猶多艾雜得簡蓋古人神明筆未易鬯貴覽之者一隅知反故無取多焉書成以示客金子金子嘆曰美矣備矣理覈而曷旨微而顯語簡而該辭修而雅可以衷群淆掩先哲矣抑予微欲爲子權之也古詩多言理而頌爲尤後多敘情事迹風景而理則槩乎未聞將毋四詩之緒獨頌廢耶且宋詩多理學宜可繼頌而今酷病之何歟予曰後世未嘗無頌也調不侔耳漢唐山歌肅

穆深永練時日諸篇陟降彷彿皆頌之遺也魏晉而下以逮于唐郊祀祀先多有製作雖不逮古而盛德形容之意亦可以見至於奉詔應制之篇陪祀升壇之作亦多應義理典誥同風是古頌之音失傳而頌之義無廢也宋詩俚露不但言理卽敘事迹情徃徃而是故不得謂漢後無頌而獨以宋繼頌耳以爲漢後人談理終不及古則誠然然文緣世降亦不獨頌之不逮古耳曰論詩者多尚含蓄惡訐露然鶉奔相鼠巧言巷伯以及板蕩之篇其指何絞而辭何迫夫非三百之遺音耶曰是誠然已抑予所論者文也古

經之傳豈能優劣倘就文而論之知必不以訐露爲工也人之無良我以爲君何如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之婉而微矣舉此一端可觀其餘已且予所論近體也非古也律絕之體旨歸醞藉選體之善妙于腴雅歌行樂府亦稍縱矣倘有人焉涉于頌之凶丁厲幽之亂而發爲四言予又烏能禁其絞且迫焉且予所論者又正也非變也若予所舉是變風雅也正則亡是故記曰七介以相見不然則已懋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感故禮有儻詔樂有相步溫之至也夫禮以坊淫主嚴樂以導和主寬而詩者樂之用也

主嚴者尚惡迫而況導和之具爲樂之用者是故含蓄者詩之正也許露者詩之變也論者必衷夫正而後可通于變也曰詩貴性靈性靈貴質素不貴華采而子之辯無益辭且奈何曰人之性靈亡不具也質素章采其致一也請以衣裳而譬之子事父母衣不純素以爲孝也父母沒苴衰而繩纓亦以爲孝也豈曰衰服爲性靈而不純素者之非性靈也農而襤褸士而韋布升爲天子斯袵衣玉藻矣如子之云則山龍藻火舜之無性靈也久矣是故緣情而述文因事以製體質素華彩亦各攸當而已曰然子之論具是

已然觀其書比句剔字細碎已甚曰唯唯夫碎則予何辭焉文所以載道也而予取古人筆墨之良楛而摘撫之將比文事于一技予罪深矣夫碎則予何辭焉曰聞子取乎坻之名曰用則實五稼飽邦民而烏取乎碎其果爲糞壤耶予笑曰道在屎溺何慮糞壤抑以其辭則六經同於玩物焉苟精其義卽一藝可以彌性焉貴求指歸所存而已是在覽者非予之責旣與客金子論之遂退而敘之附于篇末明梗概焉

三

